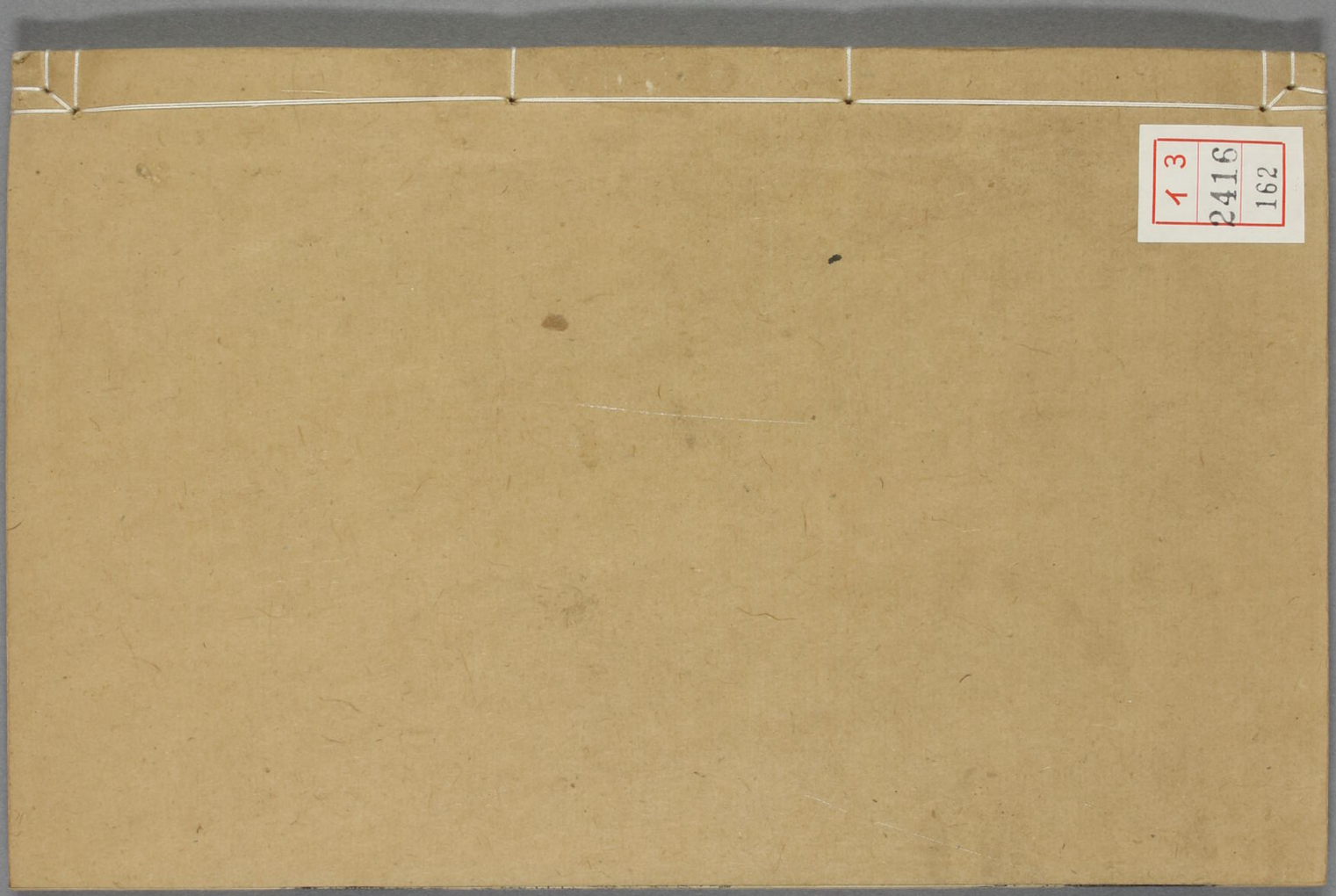
1 3
2416
162

13
2416
162

產業部三 市 市儈 商市籍附 互市 貨殖附 商賈 百工 考課 奇巧

材木 膠皮附

市一

雜說文曰市買賣所也 風俗通曰市恃也言交易而退恃以不匱也 又曰市亦謂之市井言人至市有所鬻賣者當于井上洗滌令香潔然後到市也或曰古者二十畝爲井因井爲市故云也又市巷謂之闠市門謂之闠巷門謂之閎市中空地謂之廛見鄭元周禮注一云市宅也市樓謂之旗亭張衡西京賦云旗亭五重俯察百隧薛綜注云市樓立亭於上其市名

半澤文庫

<2004-722>

有九市四市三市三輔舊事曰長安有九市丹陽記曰一云周禮日昃朝夕之市則三市見三輔黃圖洛陽有四市洛陽記曰洛陽有三市

鬬場市 丹陽記曰苑城於陵有鬬場市 苑陵城市謂之鬬場市 都市列仙傳云元俗賣藥于都市 京市見王肅景福殿賦 又有花市山堂肆考云揚州人喜戴花每花時開明橋之間拂旦有花市焉 香市方有香市滿時少虛時多故謂之虛 海市宋蘇述異記南人則虛嶺南村市滿時市柳于厚童區寄傳逾四十里至虛所賣之海市南越謂野市曰虛吳賢良市云市之所在有人則滿無人則虛閩登州海市舊矣以不見為恨乃禱于神廟明日見焉 婦市風俗志惠州之俗婦女為市男子坐家

亥市荊吳之俗取寅申巳亥日集于市故謂之亥市 原易繫辭云神農氏日中為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貨交易而退各得其所蓋取諸噬嗑噬嗑卦名也言合物也 一曰祝融作市 見世本宋均注曰祝融顓頊臣為高辛氏火正古史考云神農作市高陽氏衰市官不修祝融修市 增詩曰不績其麻市也婆娑 一書曰貿遷有無化居 原周禮建國建國必面後立市設其次置其敘正其肆陳其貨財出度量辨物而平市以政令禁物朝而後市王立朝后立市陰陽相成之義司市掌市之治教刑政量度禁令以次敘分地而經市以陳肆辨物而平市以政令禁物靡而均市物靡者易售用禁之則市平無以商賈阜財而行布以量度成價而徵賈徵名也物有定價賈者則來也以質劑結信而止訟質劑謂兩書一札而別之也言保物要還也司農云質劑月平也若今下書平也大市日昃而市百族為主朝市朝時而市商賈為主夕市夕時而市販夫販婦為主 又曰司虣掌禁屬游飲食于市者司稽掌

巡市察其犯與不物者肆長掌其肆之政令陳其貨賄名相近者相遠也 唐 又曰凡市入則胥執鞭度守門市之羣吏平肆展成奠賈上旌于思次以令市市師涖焉而聽大治大訟胥師賈師涖于介次而聽小治小訟

禮王制曰命市納賈以觀民之所好惡 又曰有圭璧金璋不粥于市命服命車不粥于市宗廟之器不粥于市犧牲不粥于市戎器不粥于市用器不中度不粥于市兵車不中度不粥于市布帛精麤不中數幅廣狹不中量不粥于市奸色亂正色不粥于市錦文珠玉成器不粥于市衣服飲食不粥于市五穀不時果實未熟不粥于市木不中伐不粥于市禽獸魚鱉不中殺不粥于市 左傳齊景公謂晏子曰子之宅近市對曰小人近市朝夕得所求小人之利也公曰近市識貴賤乎

史記曰刺繡文不如倚市門此言末業貿者之資 又曰玉櫝出于崑山明月之珠出于四海傳賣于市聖人得之以為大寶 越絕書曰吳市者春申君所造在湖里 越書曰國豐市五日一會 隋書曰天弁九星市官之長也主列肆闌闠若市籍之事 老子曰美言可以市 列子曰昔齊人有欲金者清旦衣冠而之市適鬻金所因攫其金而去吏捕問之對曰取金之

時不見人徒見金 管子曰市者貨之準也是故百貨賤則百利得 又曰百乘之國中而立市東西南北五十里千乘之國中而立市東西南北五十餘里 原 魯連子曰孟嘗君逐于齊譚裕子曰富貴則就貧賤則去此物之必至而理固然也願君勿怨請以市論市朝則盈夕則虛非朝愛而夕憎之也求存故往求亡故去勢使然也 崔 論語比考讖曰從善繹繹禍負而歸市桓譚新論曰扶風郁亭部言本太王所處其人有會日相與夜市如不爲期則有重災害 西京雜記曰長安市人語各有不同有薊薑語鑠子語細語練語三摺

語通名市語 三輔黃圖曰元始四年起明堂辟雍長安城南北爲會市但列槐數百行而無牆屋諸生朔望會此市各持其郡所出貨物及經書傳記笙磬器物相與買賣雍容揖讓或議論槐樹下 原 漢名臣奏曰太尉屬掾等議以爲鮮卑隔在漠北犬羊爲羣無君長帥廬落之居又其天性貪而無信故自漢興于茲數犯障塞且無寧歲吏民創禁不與交關唯至互市乃來靡服非畏威懷德實欲中國珍異之貨耳 戴延之西征記曰洛陽舊有三市一曰金市在宮西大城內 運命論曰遊五都之市則天下之貨畢陳 隋 唐嘉話曰

洛陽南市隋之豐都市也初築外垣掘得一冢中有銘曰筮言居朝龜言近市五百年間于斯見矣考其年月當魏黃初二年也　唐六典曰以二物平市以三賈均市　又曰諸市令建標立候陳器辨物　宋耐得翁古杭夢游錄曰自大內和寧門外新路南北寶玉珍異花果時新鮮味奇品悉集於此其夜市則撲賣奇巧器皿百物與日間無異其早市則朝馬將動復起開張如遇元宵尤盛排門私貨民居作肆觀玩鱗次不可勝記　蘇軾曰北如良金美玉市有定價　續文獻通考曰遼聖宗統和中詔禁行在市易布帛不中尺度　又太祖神冊中置羊城于炭山之北以通市易　又曰太祖置南京城北有市東平郡中置看樓分南北市日中交易市北于漏下交易市南　又曰金章宗昌明中詔罷西北路蝦蟆山市場　又曰天德二年更市買司爲市買局　又曰元世祖至元中立回易庫于諸路掌市易幣帛諸物　虞集文曰經寸之珠不粥于三家之市　續文獻通考曰明太祖洪武中立管市司三日一次較勘街市秤尺併依時估定其物價　劉基文曰百廛之市不畜噬犬　帝京景物略曰大明門左右日日市曰朝前市東華門外歲燈節十日市曰燈市東華門內月三

日市曰內市亚陽橋曰晨市曰窮漢市城隍廟月朔望二十五日市曰廟市

市二

史記曰司隸校尉解光曰王根縱橫恣意大治室第中立土山而立兩市殿上赤墀戶下青瑣　又曰哀帝謂鄭崇曰君門如市對曰臣門如市臣心如水　漢書曰楚王戊與吳通申公白公二人諫不聽衣之赭衣使杵臼杵春于市　後漢書曰張楷字公超能作五里霧學者成市因號曰公超市　東觀漢記曰樊重治家產業起廬舍高樓連閣陂池灌注竹木成林閉門成市

華嶠後漢書曰宋登爲汝陰令爲政能明號稱神父出爲潁川太守市無二價道不拾遺　謝承後漢書曰王充字仲任會稽人家貧無書常遊洛陽肆閱所賣書　魏書魏時衣冠無不遊市華歆爲吏休沐出府闔門自守　蕭子顯齊書曰帝于芳樂苑中立市大官每旦進酒肉雜肴使宮人屠酤賣人潘氏爲市令帝爲市魁執罰爭者就潘氏判決　神仙傳曰李阿者蜀人也世傳見之不老常乞於成都市所得隨以與貧者夜去朝還市人不知其宿處　鑑誡錄曰唐賈島初赴名場日以八百舉子所業惡不如已高吟闕市旁若無人　山

堂肆考曰唐杜佑爲司徒嘗言致仕之後必買小驢四跨之著粗布襴衫入市看盤鈴傀儡足矣　宋魯應龍括異志曰嘉禾有橋四角刻石猴兒歲久爲怪夜月遊嬉于市　元史孝友傳東平王閏父食必須魚肉閏朝夕勤苦入市營奉無闕　又曰永平龐遵母病欲食魚遵求于市弗得歸途歎恨忽有鯉魚躍入其舟　宋濂鄭氏孝友傳元鄭太和性正方子孫化之不識墨市嬉戲事　又王毅傳元王先生毅六歲知好書家單不能致每借市中一誦輒能記憶　又孝子丘鐸傳至正時孝子丘鐸賣藥市中以給親歡然忘其貧　楊循吉吳郡

往哲記曰明王仲光先生志不願仕居無妻子髮髻布袍游行市中

市三

設次　開場

上詳前一　班固西都賦曰九市開場貨列隧分　殷室齊太公六韜曰武王伐殷得二夫人問曰殷國將亡亦有妖乎曰殷君喜修宮室大者宮室九市戰國策曰齊國將亡亦有妖乎其一人曰齊桓公宮中七市　鶴舞　狼入吳越春秋曰女怨王先食蒸魚乃自殺闔廬痛之葬於郭西閶門外乃舞白鶴於吳市令萬人隨觀　劉向洪範傳曰秦惠王四年狼入咸陽市十六年狼又入咸陽市昭　漢上詳前二　滌器書司馬相如與文君如臨邛盡賣其車騎而買酒令文君當壚相如身自與保庸雜作滌器于市中　百貨萬商之淵藪也詳前一　左思蜀都賦曰亞以少城接于其西市廛所會萬商之淵藪也詳前一　班固西都賦曰貨列隧分　殷室齊

麗星　繁

傳玉　懸金　上詳前一　史記曰呂不韋爲丞相招致術士使人著其所聞爲呂氏春秋布之咸陽市門上有能增損一字與之千金于其門懸千金之時無能者

吹簫　擊筑　史記云伍子胥出昭關夜行書伏至于陵水無以餬其口吹篪乞食于吳市又曰荊軻既至燕愛善擊筑者高漸離漸離擊筑軻和而歌相樂也已而相泣旁若無人

雲罍　星繁　王廣洛陽賦曰

肆建三市壓開疆里列肆交衢高峙下詳萬商注

梅福　韓康　漢書曰王莽亂政梅福一朝棄妻子去九江至今傳以爲仙其後人有見福者變姓名爲吳市門卒後漢書曰韓康字伯休京兆霸陵人也常採藥名過肆

倚門　都賦曰輕賣于長安市口不二價

奧按轡以經隧樓船舉帆而過市　下詳前一

亭　湖里　並詳前一

季主　漢書曰嚴君平卜筮于成都市以爲卜筮賤業而向惠衆人有邪惡非正之事則依蓍龜而言之

信陵過　宜僚隱　史記魏有隱士曰侯嬴年七十家貧爲大梁門監者魏公子信陵君置酒大會賓客公子從車騎虛左自迎之侯生謂公子曰臣有客在市屠中願枉車駕過之也隱居市南不屈于時

客奸　張儀曰爭名于朝爭利于市漢書曹參爲齊相將去屬後相曰以齊獄市者所并容也若擾之奸人安所容乎

質劑　斂賒　周禮凡買賣人掌凡買賣者質劑焉大市以質小市以劑注質劑契券也大市人民奴婢小市兵器珍異也又司市之職謂人貨不售則斂而買之

展成　鬻慝　上詳前一　隱惡物也

五均　百廛　長安五都市爲五均謂洛陽邯鄲臨淄宛成都也西都賦旁流百廛

貿遷　征廛　奠價　關市之征不稅注稅其舍而已其物價定也定其物價

阿衡　僞飾　漢第五倫字伯魚督鑄錢市無阿枉　上詳前一　周禮凡爲僞器之禁在民者十有二在商賈者各十有二

親好惡　抑謙　並上詳前一

王蔣時劉晏書言樂語有五均傳記各有斡焉今開
賒貸張五均設諸斡者所以濟衆庶而抑兼并也遂于
長安及五都立五均官 詒呵減價 凶荒無征 魏徵疏
俱稱盛德郭林宗與二人共至市子許買物隨價售值
文生詒呵減價乃取林宗曰子許少欲而文生多情非
徒兄弟父子也言相去遠如此也 國凶荒 朱公積
札喪則市無征而作泉注大鑄錢以饒民 朱公積居與
陶朱公猗頓下詳前一 以有易無 隨價
居 晏子近市 史 踊貴屨賤 志 遥好
售直 孟子曰古之為市者以其所有易其所無
詳上 灌嬰臨繒 崔寔酤
釀漢書灌嬰以鬻繒為業詳酒 崔寔酤釀販為業
辟 尤傳師則 踊貴屨賤 志遥好
僻足之用也 通闤帶闠 開壚列肆 聚四方之人
致九州之貨 京師九市以通貨 裸販交 市刑
唐史百官志 州衢 建
標 擊鼓上詳前一 市中擊鼓三百以會衆 要津 中署

唐崔融疏市必要津
貨隧分鄙物次駢連中署市師夕咽朝昏 郎中掌
天子遊唐百官志金部郎中掌兩京市交易之事
孔帖唐中宗與韋后微行觀燈于市里
萬貨叢集 百工塡委 唐羅隱市賦齊侯幸晏子所止
蟻萬貨叢集百工塡委引目長視曰彼也何哉如蜂如
紛紛汨汨何可勝記 又曰晏子
貨盈則盈 貨散則散
對曰貨盈則盈貨散則散賢愚並貿善惡相混物或庆
時雖是亦非工如善事雖賤必貴誰有帳籍詎假文字
蜀桑萬畝吳蠶萬枚東海魚鹽南海寶貝及此而辦其誰主宰 所之
人營升斗 所資錐刀
升斗若皆以官價強取沒 常價依民 又曰
之終日營營錢本乾 遼聖
宗統和中詔以南北府市場人少宜準當部車乘赴集
開奇峯路通易州市 令收買物色並
又曰宋寧熙中詔諸路州縣市
依民間常價 早休
晏宿 杜甫詩山縣早休市
李白詩曰暮宿淮陰市

爭米　買薪　杜甫詩酬米買束薪百用資之　蘇軾　蠻蠶

擔花　潛確類書蜀中春月村市聚爲蠶樂謂之蠶市眉之二月蠶器干市因作樂縱觀之謂之蠶市也　即花市事詳前一　貨釵

釵一隻　託西市寄附鋪侯景先家貨之乃其小時上頭釵也　唐裴航經藍橋驛遇雲英願納厚禮爲娶母曰昨有神仙遺藥一刀圭須玉杵臼搗之有得之者始許此女航至京國日于坊曲鬧市訪所謂玉杵臼者竟得之而還　看樓　塌房　遼太宗事詳前一　明洪武初京城置塌房停積客商貨物

三家　百廛　元虞集語詳前一　明劉基語詳前一　乘驢入　得酒

還　杜佑事詳前二　杜甫詩曰　白羊遊　絳衣過　晉衛瓘僕來城市瓘中得酒還　傳曰玠少時乘白羊車於洛陽市觀者傾都人于是家門牆黨號爲壁人　華陽國志曰王長文

始得魚菜　博取魚蝦　宋黃山谷詩曰小市常爭米

稍尋羊豕町疃行始得村落魚菜市晴嵐詩曰樵人賣薪不買米滿籃博取魚蝦歸　又范達山

岐賣餅　呂先販蔥　魏略曰趙岐自匿姓名賣餅北海市中安丘孫嵩年二十見岐察非常人乃停車問曰賣餅幾答曰賣餅三十嵩曰視子非賣餅者乃載岐歸家從兄子先以販蔥爲業吾荷國恩重以無報効當速反蔥市耳　趙

攸緒貨卜　呂向閱書　孔帖曰唐武攸緒少變姓名賣卜長安市中得錢輒委去之又呂向每賣藥即市閱書　又曰

玉有定價　珠不輕鬻　宋蘇軾語詳前一　元虞集語詳前一

點檢市易　較勘秤尺　續文獻通考金太和中設點檢司車駕所至仍令百姓市易　明太祖事詳前一　同其度量　別以精粗

荒禮無征　珪璋不鬻　士馬星繁　寶貨山積　雖貢販而有尊　故質劑以結信　既泉布之攸歸

何器用之或異俱唐人判冒良苦之巧言數量衡于險手韞藏以待價抱撃而求洁帖孔官既與民相資民亦樂爲官市宋紹定時李鳴奏祖宗時貨輕而錢重錢之在官者先期而給絹貨之在民者易歲而輸官官既與民相資民亦樂爲官市是之謂和買互市貨殖附

市四市儈

原 不價禮觀君子衣服服劒乘馬不物不合度不價注不敢乎貴諸物之物不

贅詳前 赦刑人幕周禮國君過市則刑人赦夫人罰一世子罰一帥命夫罰一蓋命婦罰一月令仲秋易市闔市來商旅又曰山木如市不加斧不加于海注如在山海畔之價

贅徙市檀弓歲若縣子曰為之徙市而奚易闔

原 絳市傳曰晉獲秦諜殺之絳市六日而更生不加于山魚鹽屋柳市漢萬章字子夏豪俠居長安城西柳市號曰城西萬子夏

贅立之平法言一闔之市必立之平原華歆不遊注詳前二

贅錦市文選迎山客于錦市不遊市北史市者交利之所君子無故不遊

梅市潛確類書梅市在紹興府城西以梅福名虎市又曰靈鷲山在韶州府城西南舊多虎一名虎市夜市又曰馬燈行火記當年東京繁華之處夜市燈火最盛婆利國以夜為市自掩其面

宮市孔帖韓愈上疏極論宮市販山陽令多淫巧崔融疏周官七曰闕市以市多淫巧市者兼受好惡又曰市者兼受好惡若甚則細人無所容外區琛琲孔帖王方慶遷廣州都督南海舶市外區琛琲何樓詩話宋京之今樓已廢而語猶存其下所賣物多虗僞故以名

原 市儈賈師周禮賈師定物價各掌次物有貨財真贋其聞貴人注貴平也

司市詳前

首率漢書曰節騶儈注節謂簡物貴賤際儈其緣利也千乘之家儈謂會合二家交易者騶會首率也千乘在儈下

千木 淮南子千木晉大駟注大駟倫也

賃儈賣 後漢書曰羊公字雅伯性孝本以儈賣為業

漁陽以販馬為業 劉仲長安市儈劉仲為市吏所辱踏折其足學問經行周流海內後以有道徵不就衆歸其德

賃貼額辮履 額題所駈儈者姓名于上一足著白履一足著黑履

官私牙 明大誥云天下府州縣鎮店去處不許有官私牙一切客商貨物照例投稅之後任從發賣

互市 禁越市 漢書高后時有司請禁南越關市鐵器尉陀遂稱南武帝 文吏繩闌出 又曰渾邪王至賈人于市者坐當死五百餘人汲黯曰渾邪王衆十萬至邊詐奉愚夫市買長安財物如邊關乎臣竊不取也 通蜀賈 又曰張騫通滇國蜀間出私物豐贍鮮卑大人育延五千騎請互市習許于窒城 梁習責延 魏志梁習字子中交易胡侵民習乃責延斬之餘不敢動 襲市忘義 晉周浚隨王渾伐吳在弋陽南北為互市而諸將相襲奪以為功吳蔡敏兄珪為將在秣陵與敏書曰疆場之上往往襲奪互市此甚不可無以小利而忘大義 滕修破賊 晉滕修數討南賊不能制賊橫曰兩岸仰吾鹽鐵斷而不市當壞田器如此二年可以戰而滅從之果破賊也 私市收利 又陶侃鎮武昌立羸市于郡東大收其利 彭州羌市 金部格云敕松當悉維冀等州熟羌每年十月以後即來彭州互市易法時差上佐一人于蠻崖關外依市法至市場交易勿令百姓與往還 宮司對物價 唐崔融議天下諸津舟舡所聚旁通巴漢前詣閩越交貿往來閽市令云諸外蕃與緣邊互市皆令宮司檢校其市四面穿壍及立籬垣遣人守門市易之日仰後各將貨物畜產俱至市所宮司先與蕃人對定物價然後交易 **慮懷寶** 越郡雖獻環而勿關 **潼舟航所聚** 唐崔融議天下諸津舟舡所聚旁通巴漢前詣閩越交貿往來 憧憧永日也 鹿門設牆 續文獻通考宋理宗景定中開權場于樊城外築土牆于鹿門山外

以通市易　蜜蠟鐵驪蛤珠青鼠又曰遼太宗時開南雍州路高麗之貨故金帛蜜蠟鞍勒蛤珠青鼠等物來易于遼者道路絡繹屬

市互通　珠玉無用帛是以無用易我有用命罷之　鴨江立市又曰元世祖中統初于高麗鴨綠江西浦水軍禁私商不得越禁　出入有閑又曰明初市舶提舉掌海外朝貢市易之事辨其使人表文勘合之偽禁其私貨出入而慎館穀之　貿遷海壖集朝夕于泉寶交易嶼徼得關石于他山唐人判　貨殖　子貢賜不受命而貨殖焉　計然合璧亭類計然范蠡師事之　樊重後漢樊重好貨殖資至巨萬恩加鄉曲賑贍宗族　販脂縣邑張氏以賣漿而踰侈　洗削又云質氏以洗削而

洗削治刀劒也　胃脯連騎又云濁氏以胃脯連騎胃脯謂以沸湯爚羊胃以末椒薑桂暴之使燥是也　馬醫擊鐘又云張里以馬醫而擊鐘　等千戶侯又云水居千日魚陂山居千章之楸安邑千樹棗陵千樹栗蜀漢江陵千樹橘江淮常山以南河濟之間千樹梨陳夏千畝漆齊魯千畝桑麻渭川千畝竹名國萬家之城帶郭千畝千畝桐千畝茜千畝蒲非皆與千戶侯等　比千乘家又云大都會一歲千釀醯醬千甕漿千甕屠牛羊鬻千皮百乘牛車千輛木器漆者千枚銅器千鈞素木鐵器若干斤足羊鬻千雙童手指千筋角丹沙千斤漆千斗藥劑千斤鯔鮑千鈞鹽豉千合鮐鱐千石蕢千石蕪菁千畦千薑芋千種子貸金錢千貫節駔儈亦比千乘之家　計算執籌合璧事類曰晉王武帝好興利廣收八方果菜千畦子貸金錢千貫節駔儈亦比千乘之家　計算執籌合璧事類曰晉王武帝好興利廣收八方每自執牙籌書夜周徧天下積寶聚錢不知紀極又曰阮咸傳云祖約性好財有詣約料理物

客至屏當不盡餘
兩小饒頓身障之　衣繫衆鑰又曰漢吏部侍郎張允家資萬計而性吝不委
妻子自繫衆鑰于衣下如環佩聲鄰威入京
師允匿佛殿藻井之上板壞而墜凍餒以卒　父焚債
券又曰宋顧覬之子綽私財甚豐鄉里士庶多負債覬
皆不復還綽　大厨悉令焚之語遠近
懊恨彌日　鬼笑營方　又曰宋劉伯龍侍郎歷仕九
郡守負窶尤甚常在家慨
然將營什一之方聞一　鬼在旁撫掌大笑伯
龍歎曰貧固有命乃　龍笑遂止　善轉移
函史宋蘇洵妻程善轉
生明允及二子得篤志于學　通舟楫元虞集曰通舟
楫以足貨殖　貿易交通明黃省曾吳風録曰今世用朱清張瑄爲
海運暗子　大洋由是朱張二姓俱
得以交通諸蕃市易

市五

淵鑑類函卷三百五十二

原詩梁庾肩吾看放市詩曰旗亭出御道游目暫迴車
既非隨舞鶴聊自索枯魚　一作看書　入縣翫識季主牓酒見
相如日中人已合黃昏故未踈　陳張正見賦得日中
市朝滿詩曰雲閣綺霞生旗亭麗日明塵飛三市路蓋
入九重城竹葉當壚一杯　作滿桃花帶綬輕唯見爭名利
安知大隱情　宋范成大燈市詩曰吳臺今古繁華
地偏愛元宵影燈戲春前臘後天好晴已向街頭作燈
市疊玉千絲類鬼工剪羅萬眼人力窮兩品爭先最先
出不待三五迎東風兒童種麥荷鉏倦偷閑也向城中
看酒壚博塞雜歌呼夜夜常如正月半災傷不及什之
三歲寒民氣如春酣儂家亦幸荒年少始覺城中燈市

好

原賦晉成伯陽平樂市賦曰惟市之由興自炎帝之所創聚財貨以利用等厥事之莫尚爾乃列巷千所羅居百族街衢相望連棟接屋則有目語額瞬動額塞鼻談智于尺寸之間窺睿於分毫之利 注明楊慎藥市賦曰負局磨鏡之翁箍桶講易之叟扶龜牀于行阿策鳩杖於林藪嚴遵之芳乳平分王烈之香膏共剖是月也江波錦落火井星還楓瑟瑟而鳴籟菊英英而綴斑訪名迹于古昔啓藥市於重關被開明廣都之野帶杜宇天隩之山

原箴晉成公綏市長箴曰貿遷有無市朝有處人以攸資貨以攸敘交易而退各得其所曹參相齊清淨以義教不可擾顧託有寄市亞掌肆敢告執事

原教晉王彪之整市教曰古人同市朝者豈不以衆之所歸宜必去行物近檢校山陰市多不如法或店肆錯亂或商估沒漏假冒豪強之名擁護貿易之利凌踐負弱之人專固要害之處屬城承寬亦皆如之 梁建文帝移市教曰臨淮作守白鹿隨而忘返蕭令解綬黃雀從而不歸況復衛卒遮車追民擁榜贍言前古眇愧弘多吾旅泊冬川阻茲涸水日中總會交貿遷移雖樊無

外取要得所求而旗亭舊體自有常處不容近違孔奮遠逐曹參正恐舊肆盈虛或成彫廢　周庾信答移市教曰昔張楷碩儒尚移弘農之市宜宮妙篆猶致酒壚之客況復德總鄒周聲高梁楚希風慕義之士舉袂成帷趾軼反車之流摩肩相接遂使王充閱書之處遠出荒郊石苞販鐵之所翻臨涯岸聖德謙虛未忘喧湫欲令吹簫舞鶴還反舊鄽賣卜屠羊請辭新闠而交貿之黨好留岐廻之衆難遣

文　唐劉禹錫觀市曰由命士已上不入于市周禮有焉乃今觀之蓋因也元和二年沅南不雨自季春至于

六月毛澤將盡郡守有志于民誠信而零遂徧山川方社又不雨遂遷市于城門之達余得自麗譙而俯焉肇令下之日布市籍者咸至夾軌道而介分次焉其左右前後班間錯跱如在闔闠制其列區榜揭價名物參外私屬有關在巾笥者緘文及素（集作編）焉在几閣者彤雕及質焉在筐筥者白黑巨細焉業於貿商之貨馬牛有牽（集作編）焉在几閣者彤雕及質焉在筐筥者白黑巨細焉業於饔餼者列饔餼陳麹餌而茲然業於酒者舉酒旗漉杯盂而澤然鼓刀之人設高俎解豕羊而赫然華實之毛畋漁之生交蜚走錯水陸聲狀顆名入隧而分韞藏而待價者負挈而求沽者乘躬其時者奇贏以遊者坐賈顯

顓行賈遑遑利心中驚貪目不瞬于是質劑之曹較估
之倫合彼此而騰躍之易良苦于巧言數量衡于險手
杪忽之差詖舌傖儜試欺相高詭態橫出鼓鼙譁坌烟
埃奮韝腥疊巾履嗡而合之異致同歸雞鳴而爭赴日
午而駢闐萬足一心恐人我先交易而退陽光西徂守
犬烏烏樂得腐餘是日倚衡而閱之感其盈虛之相尋
也故著于篇

記明劉基市隱齋記曰賈君性之居越之蕭山築室
一區在闤闠中高其垣而不覿車馬之塵深其宮而不
聞閭閻之聲以其徑路宛轉戶庭清謐而不與鄙俗者
接也王君子充過而命之曰市隱而賈君傑予記夫隱
所以全身遠害也市者商賈所集爭利錐刀之所也故
士不樂居焉而古人乃有隱于市者以其卑賤混濁足
以自藏而泯其名也今賈君居于市而不與市人同其
行事得無異于古之隱于市者乎

商賈一

白虎通曰商賈何謂也商之爲言商也商其遠近通
四方之物以聚之也賈之爲言固也固有用物以待民
來以求其利者也詩曰如賈三倍君子是識言利三
倍非君子所宜識也書曰肇牽車牛遠服賈周禮

太宰以九職任萬民六曰商賈阜通貨賄注行曰商處
帛貨金玉也　又曰任商以市事通財貨　又曰通四方之
珍異以資人謂之商賈　禮記月令孟秋易關市來商
旅納貨賄以便民事四方來集遠鄉皆至則財不匱上
無乏用百事乃遂注易關市謂輕稅以來通商旅　春秋傳曰賈欲贏
而惡聞乎　史記貪賈三之廉賈五之注貪賈未當買而買故得利少
十得三之利廉賈十得五之利　又曰夫用資求富工不如商　漢書
商賈大者積貯倍息小者坐列販賣操其奇贏日遊都
市乘上之急所賣必倍　又漢高祖令賈人不得衣綵
乘車重租稅以困辱之孝惠高后時為天下初定復弛

商賈之律　唐史韓琬上言往者商賈出入萬里今市
井至失業　管子曰處商就市并合羣萃而別其郡之
貨以知其市之價負任擔倚以周四方料多少貴賤以
有易無是以奇怪異珍以時而來旦夕從事于此以教
子弟相語以利相示以時相陳以知價其父兄之教不
肅而成子弟之學不勞而能故商之子恒為商　又曰
商人通賈倍道兼行以夜續日千里而不遠者利在前
也　韓子曰楚人有賣其珠于鄭者為木蘭之櫝薰桂
椒之櫝綴以珠玉飾以玫瑰輔以翠羽鄭人買其櫝而
還其珠此可為善賣櫝也未可謂善鬻珠也　淮南子

曰賈多端則貧工多枝則窮心不一也　唐譚子化書

曰賈所以務財　明郁離子曰驟叔商于汶上必相貨之急于時趨之無所往而不與人爭比得而趨者畢至輒不獲市反謂之善賈者收人所不爭時來利必倍此白圭之所以富也弗聽十年而大困　唐六典曰屠酤興販者為商　又曰以三賈均市精為上賈次為中賈粗為下賈　崔融疏曰商賈藏于篋　韓愈原道篇曰為之賈以通其有無　房魯上節度使書曰夫賈居闕墨藏其貨物候有求者雖巨人必恭然而請價人言其直必高之曰若干乃得求者率不能小減而市矣及其人持物貨歷戶而自唱曰某好物某好貨其將市雖小兒童則色然視之問其直幾何誠金玉其物貨秖以盜有而竊置為疑然何以至是彼不求此望售也　宋蘇軾上曾參政書曰鬻千金之璧者不之于市而之于家則願觀者塞其門觀者歎息而主人無言焉　續文獻通考曰遼聖宗統和中耶律隆運為大丞相請平諸郡商賈價從之　又曰金正隆中詔汝州百五十里內州縣量遣商賈赴溫湯置市　又元成宗元貞中諸使外國者不得為商　又英宗至治中置市舶司于泉州慶元廣東三路聽海商貿易歸徵其稅禁子女金銀絲綿

下番其餘並無所沮　又曰元世祖中統中立燕京平準庫以均平物價　又曰明世宗時凡販鬻之徒賣物以賤為貴買物以貴為賤者杖

商賈二

左傳衛文公通商惠工　又曰鄭桓公與商人俱出自周斬蓬蒿而共處盟曰爾無我叛我無彊貨爾有利市寶貨我勿與知　又曰晉荀罃囚于楚鄭賈人將寘諸褚中以出　又曰秦師及滑鄭商人弦高將市于周遇之以乘韋先牛十二犒師　史記呂不韋陽翟大賈以販賣為事家累千金　漢書桑弘羊賈人子以心計

言利事析秋毫注心計用籌算　論衡曰揚子雲作法言蜀富賈人齎錢十萬願載于書子雲不聽　魏志曰王烈字彥方碎公孫度長史以商賈自穢　齊書曰范雲為始興內史撫以恩德罷去停候商賈露宿　異苑曰晉陵曲阿楊晚資財數千萬計三吳人皆取值為商賈治生輒得倍值或行長江卒遇暴風及劫盜者若貸晚錢多獲免濟也　孔帖唐崔陵為湖南觀察使商賈流通貨物益饒　又曰徐申進嶺南節度使外番歲以珠璣瑁香文犀浮海至申于常貢外來嘗媵宗商賈饒盈　又曰盧鈞擢嶺南節度使海道商船始至異時帥府爭

先往賤售其珍鈎一不取　宋元懷拊掌錄曰紹興中河南往來客商攜長安秦漢間碑刻求售于士大夫多得善價　續文獻通考金泰定中御史辛鈎言西商黠寶動以數千萬計請節其費　元史劉濬戰死子健散家貲結死士百人詐爲工商入賊中以復父讎　明郁離子曰濟陽之賈人渡河而亡其舟棲于浮苴之上號焉有漁者以舟往救之賈人曰救我與百金漁者載而升諸陸則與十金他日賈人浮呂梁而下舟薄于石又覆漁者在焉人曰盍救之漁者曰是許金而不酬者也立而視之遂沒

商賈三　抑商市籍附

欲贏　自臧　俱詳前一　百族　三倍　商賈列百族下詳前一　市事　賈區上詳前一　軍壘垣爲賈區建斬之注賈區立廬道旁賣物之　利　不求豐上詳一人易資不求贏傳曰晉文公禾信于市不求贏爲明微其謂也　爭錐刀　操奇贏傳錐刀之末將盡爭之奇贏謂利也詳前一　通珍異上詳市下詳前一　闕市無索　貨財不賈月令季春索不禁察詳一下　桓公與盟　荀營將出俱詳二　家累千金　事析秋毫俱詳前二　夏則資皮冬則資絺　貪賈三之廉賈五之國語古賈人也下詳一　識其貴賤　通以有無　輕其賦

市利以貿遷　通五都之貨　有十倍之價　乘時射利通天下之財　以有易無趨日中之市　浚農工以生利宜招損　急關市之稅貨則不通　權輿販流通　上詳一　下詳二　黠商　愚賈　孔帖唐李嶠曰今通人私名檢度　又曰劉元子云有學度者幾數萬黠商大賈詭無才猶愚賈擁金不能貨殖　通有無　均上下　俱詳一　萬商往來　四海絲歷　孔帖李白任城壁記　坐賈顯顓行賈遑遑　詳前劉禹錫觀市　萬船繼至　百貨錯出　唐文粹權德輿杜岐公淮南遺愛碑　賣贏計息　得錢立本　合璧事類俗傳有貧人止能販隻鷄之資夜宿贏中心計曰此贏賣之若干其息已倍矣吾得倍息遂可販二贏自二化而為四所得倍息其利無窮遂喜而舞不覺贏觥居巷日有贏飯者早過尸必聞謳歌當壚名與萬錢令多其本日取餅償之後過其戶絕不聞歌聲呼至問曰何輟歌之遽乎對曰本領既大心計轉粗不暇唱渭城矣　貸錢致金　治生倍值　漢書陸賈驗少貧苦邑人吉凶者甚富驗傾身事之吉卿貸以錢米驗借以商販遂致千金　所以務財　于出郡下散貲以事權貴　下詳前二　焉藏篋　俱詳一　託資闌閶　徇彼盈虛　唐人判　巨人請價　主人無言　俱詳一　河南售璞　曲江陳貨　上詳二　明馮時可蓬窗夜話曰唐時最重曲江宴是日商賈皆以奇物麗貨陳列　量遣溫湯　禁商海外　金正隆中事詳前一　有禁金銀　不蠶子女　文獻通考金成宗元貞中禁商無以金銀通海　下詳一　蠶實請節　許金不酬　金辛鈞事詳前二　明郁離子事詳前二　必藉美言　爰資善價　收所不爭　利來必倍　俱詳前一　化其小大　是等精粗　顧

惟遷貨　何必守株（俱唐人判）　商旅轉販　有無相易（金汝礪疏）　曾不昏于作勞　徒乘時以射利（唐人判）　惟斂出入之商賈　不稅往來之行人（唐崔融疏）

漢高重稅　孝惠弛律（秦時民蓄積餘業以稽市物漢高重租稅以困辱詳前）　一不得爲吏　不得名田（漢孝惠高后時市井子孫亦不得爲吏　漢書賈人）　調謫戍邊　令相糾告（漢發七科謫戍邊身有市籍父母有市籍者皆調）　有市籍及家屬不得名田（桓譚字君山上疏言可令商賈自相糾告非身力所得以贖罪告者如此則力耕之民弱而歸田）　有籍不官　經任解黜（有市籍不得官父母有市籍亦不得官父母大功已上親自執工商家專其業不解黜必有事刑者三年之後聽仕）　諸官人身乃國籍人不得任其舊經職任自用（周禮司關掌貨賄之節以門關市之征注謂素封之富聯門故有關市之征）

稅商也　史諸富者無秩祿爵邑之人與封君比者命曰素封　無衣錦　不躡斜（上詳前一尺）　斜不中度物　躡良雜苦（良善也苦惡也）　專利奪人　急商緩農　去末反本　乘堅策肥（駟其邊鄙）　履絲曳縞　專市之商　兼人之利　政貴得中　法惟經久　縱則不可　無之亦難　關市之征必專其利　商旅不至則置于財　通四方之財誠宜加惠　專三倍之利何用損多　如欲贏之罔極下必兼并　償知懼而莫來上將乏用　稅歸頭下（稅歸頭下者官位居九品之下及又曰金宣宗興定中軍興和市邊城軍輸無得抑配貧民）　平準平物　賣賞錢（元世祖事詳前一）　明世宗事詳前一）　以收

以斂實著于周經　或與或求蓋存乎易象　用懲末作　示禁淫利　用貧求富猶或慕于工商　化有遷無詎均勞于麓蓑　周德五口之商　俾齊三倍之賈　並唐人判

商賈四

原　擇利而行　放利而行　放于利　喻利小人諭于利　趨利　增　權貴賤貨殖論貴上極則反賤賤下極則反貴貴出如糞土賤取如珠玉　與時俯仰　貨殖傳關中富商大賈大抵盡諸田田嚻田蘭韋家栗氏其先皆與時俯仰獲其贏利　雍章章尤異者也　貨殖傳行賈大夫賤行也而雍樂　南陽行賈成以鏡販脂辱處也而雍伯千金　又曰宛孔氏之先梁人也以鐵冶爲業秦伐魏遷孔氏于南陽因大鼓鑄鼓鑄鼓破池連車騎游諸侯通商賈之利有游閑公子之名然其贏得過愈于纖嗇致富千金故南陽行賈盡法孔氏之雍容　算緡漢書　初算緡商以取利者雖無市籍各以其物自占率緡二千而算一注緡絲也以貫錢一貫千錢率計以二千錢者則出一算一算者百二十錢也　武帝　謂儲積錢者計其緡貫而算之也　族代之囂　族代之囂文選　商修所囂　均利唐陸贄田賦曰　金珠貝甲修牙文犀　劉蛻獻南海崔尚書書南海實瓌摧之地有金珠貝甲修牙文犀之貨

商賈五

詩　北周庾信江中賈客詩曰五兩開船頭長橋發新浦懸知岸上人遥振江中鼓　陳後主估客樂曰三江結儔侶萬里不辭遥恒隨鷁首舫屢逐雞鳴潮　唐李白賈客樂曰海客乘天風將船遠行役譬如雲中鳥一

去無踪跡　劉禹錫賈客詞曰賈客無定遊所遊惟利并眩俗雜良苦乘時取重輕心計析秋毫搖鉤侔懸衡錐刀既無棄轉化日已盈徽福禱波神施財遊化城妻約雕金釧女垂貫珠纓高資比封君奇貨通倖卿趨時鷙鳥思藏鏃盤龍形大艑浮通川高樓次旗亭行止皆有樂闌梁自無征農夫何爲者辛苦事寒耕　張籍賈客樂曰金陵向西賈客多船中生長樂風波欲發移船近江口船頭祭神各澆酒停杯共說遠行期入蜀經蠻誰別離金多衆中爲上客夜夜算緡眠獨遲秋江初月猩猩語孤帆夜發瀟湘渚水工持楫過暗灘直過山邊及前侶年年逐利西復東姓名不在縣籍中農夫稅多長辛苦棄業長爲販寶翁　劉駕反賈客樂曰無言賈客樂賈客多無蓬行舟觸風浪盡入魚腹去　黃滔賈客曰大舟有深利滄海無淺波鯨鯢齒上路何如少經過

百工一

說文曰工巧飾也　書曰工執藝事以諫諫失常也　又曰若作梓材既勤樸斲惟其塗丹雘　周禮智者創物巧者述之守之世謂之百工百工之事皆聖人作　又曰太宰以九職任萬民五曰百工飭化八材注謂珠象玉石木金

革羽飾庇謂治之也　又曰審曲面勢以飾五材以辨民器注審察五材方面形勢曲直之宜以治之　又曰天有時地有氣材有美工有巧合四者然後可以爲良　禮記曲禮曰天子之六工曰土工金工石工木工獸工草工典制六材　月令季春曰命工師令百工審五庫之量金鐵皮革筋角齒羽箭幹脂膠丹漆毋或不良百工咸理監工日號毋悖于時毋或作爲淫巧以蕩上心　季秋曰霜始降則百工休　孟冬曰命工師效功陳祭器按度程毋或作爲淫巧以蕩上心必功致爲上物勒工名以考其誠功有不當必行其罪以窮其情　春秋傳曰五雉爲五工正主工之官　又曰山有木工則度之　漢書曰作工成器曰工　唐史百官志凡工匠以州縣爲團五人爲火置長一人　又曰少府鈿鏤之工教以四年車輅樂器之工半焉冠冕弁幘之工九月　又曰工匠四月至七月爲長功二月三月八月九月爲中功十月至正月爲短功　元史耶律楚材曰制器者必用良工守成者必用儒臣　老子曰代大匠斲者無不傷其手　莊子曰工倕旋而蓋規矩指以物化而不固疾則苦而不入不疾得之于手輪徐則甘而不固疾則苦而不入不徐不疾得之于手

而應之於心臣不能以喻臣之子臣之子亦不能受之于臣是以行年七十而老斲輪　文子曰規矩繩墨者巧之具　韓愈原道篇曰爲之工以贍其器用　又進學解曰大木爲棟梁細木爲桷樽櫨侏儒根闌店屠各得其宜以成宮室者匠氏之能也　又祭柳宗元文曰不善爲斲血指汗顏巧匠旁觀縮手就閒　宋姚亮西溪叢語曰唐秘書省有熟紙匠十人按要術云凡打紙欲生生則堅厚然則熟紙匠者乃打紙工也　宋蘇軾思治論曰夫富人之營宮室也必先料其資財之豐約以制宮室之大小然後擇匠之良者而用一人焉必告之曰吾將爲屋若干度用材幾何役夫幾人幾日而成土石竹葦吾於何取之其工之良者必告之曰某所有石用財役夫若干主人率以聽焉及期而成既成而不失當則規矩之先定也　續文獻通考曰金裁造署掌造龍鳳等所用物　又曰元兩都有宮殿髹漆之工又有諸殿裝潢之工　明王世貞觚不觚錄曰吳中陸子剛之治玉鮑天成之治犀朱碧山之治銀趙璧之治錫馬勳治扇周治治商嵌及歙呂愛山治金王小溪治鐵蔣抱雲治銅皆比常價再倍也

列子曰周穆王巡守有獻工人名偃師所造能倡者趨步俯仰信人也鎮其頤則歌合律捧其手則舞應節千變萬化惟意所適王與盛姬内御並觀之伎將終倡者瞬其目而招王之左右侍妾王大怒欲誅偃師　莊子曰郢人堊墁其鼻端若蠅翼使匠石斲去之匠石運斤成風盡堊而鼻不傷　雜俎曾殷墩煌人于涼州造浮屠作木鳶每擊樸三下乘之以歸六國時公輸班亦爲木鳶以窺宋城　拾遺録始皇起雲明臺窮四方珍木天下巧工有二人皆自騰緣木運斤斧于雲中子時起工午時已畢故云子午臺也　後漢書申屠蟠家貧爲漆工郭林宗見而奇之　北史祖冲之以諸葛亮有木牛流馬乃造一器不用風水施機自運不勞人力　孔帖闍立德父毘隋殿中少監本以工藝進故立德與弟立本皆機巧有思　元宗記號國中堂既成召巧墁約錢二百萬號國以絳羅五百段賞之唑而不顧曰請取螻蟻蜥蜴記其數置堂中苟失一物不敢受直　唐張鷟朝野僉載曰洛州殷文亮性巧刻木爲人衣以繒綵酌酒行觴皆有次第又作木伎女唱歌吹笙皆能應節　又曰將作大匠楊務廉甚有巧思常于泌州市内

刻作木僧手執一椀自能行乞椀中錢滿關鍵忽發自然作聲云布施市人競觀欲其作聲施者日盈數千矣

歸田錄曰都料預浩工干造塔每臥則交手于胸為結搆之狀如此逾年撰成木經三卷行於世 元史耶律楚材傳曰夏人常八斤以善造弓見知于帝每自矜曰國家方用武耶律儒者何用楚材曰治弓尚須用弓匠為天下者豈可不用治天下匠耶帝聞之甚喜

百工三 考課 奇巧 材木 膠皮附

原 聖作 巧具俱詳 運斤 居肆上詳二論語百工居肆以成其事

依法 善事禮記工依于法法規矩也論語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 審材

辨器詳 飾材 貢器上詳一周禮曰任土以飾材事貢器物 六工

四良俱詳 惠工 食力上傳衛文公下農工

盡變態上詳一西京賦命班輸之匠巧盡變態乎其中注公輸班並巧者 勤樸斲

足財用上詳一禮來百工則財用足 材美工巧 事勤功倍上周禮材

美工巧然而不良不得天時地利也 藝成而下 業在其中 離婁督

繩 公輸削墨 墨髹漆 漆繪元事俱詳前一 雕木 銷

金續文獻通考元有離木局掌宮殿香閣營繕之事下詳前一 作簾 熟紙彙苑詳注

沈之上家負常為人作簾手流涕 宋姚亮語詳前一 簾傷 機巧有思 造作無程

鬻立德事詳前二 孔帖唐杜元穎為劍南西川節度使百工造作無程 規模先定 制

度不立宋蘇軾文詳前一 孔帖唐劉贊策曰百工淫巧由制度不立 梓人中處

巧匠旁觀 梓人傳詳後五州縣爲團 營繕必諮 唐百官志詳前一 韓文詳前一 孔帖姜確有巧思凡朝之營繕所司必諮而行 裁造龍鳳 掌造金銀金事詳前一 續文獻通考金尚方署掌造金銀器物及裝釘之事 原考課 考成 稽器 上詳前一 稽考也 獻藝 百工 就功不作無用之器背窳就功注窳惡也 知巧 稽事 禮記故觀其器而知其工 就于官府 周禮稽其工事 掌其工正 管子曰聖人必就官府羣萃而州處相良 辨其工苦 工堅也苦濫也 下詳一 曰省月試 效功案程 所以勤百工 詳前一 註詳 作巧 蕩心 詳一 執技論力 技以事上 業在其中 工依于法 爰考否臧 物勒其名必遵賞罰 順霜降之後雖休百工 詳一 及月試之時且閱獲戾 原計年爲

教 以月論功 唐史俱詳前一 監督有官 牢固無罰 續文獻通考金左右廂官掌監督工役 又曰明世宗時凡造器用之物不牢固眞實而賣者各笞五十其物入官 原奇巧 棘猴 木鳶 人即逃也下詳二 楮葉 雲梯 子曰使造化三年而成者鮮矣 墨子公輸班俱詳前二 目巧 大巧 禮目巧之室則有奧 老子大巧若拙 智憂 心匠 上莊子巧者勞而智者憂 創造欹器 施巧鴨欄 周廟欹器東漢猶在至漢末不復存形制遂絕 陸遜字伯言時建昌侯遜字前作闞鴨欄頗施小巧遜乃正色曰君侯宜覽經典用此何爲慮即便毀徹之 嘗巧禮 物貴考成 器惟致用 諫未聞于執藝 窮妙 極巧 騁巧

巧自見于蕩心　苟于功之不審　則雖巧而何爲

增圖畫　鏤雕施與者皆圖畫雕鏤之人　錦繡宮

金玉琢　孔帖元宗貴妃楊氏諸姨凡充綉宮及治琢金玉者大抵千人　錦　絶世之巧

凝神之伎　宋周邦彥賦　唱歌吹笙　行觴酌酒　設文亮事

詳前二　木僧執椀　刻獺取魚　楊務廉事詳前二　朝野僉載柳州刺史王堪

刻木爲獺沉于水中取魚引首而出蓋獺口中安餌爲轉關以石繫之則沉魚取其餌關即發口合則啣魚石俱浮出矣

樣各有異　價倍于常　續文獻通考元將作院掌造金玉珠翠犀象寶貝冠佩器皿織造刺繡段疋

異樣百色　明王世貞語詳前一　丁緩作扇　預浩

造塔續博物志曰漢長安巧工丁緩作臥褥香爐爐體常平又作七輪扇一人運之滿堂寒戰　歸田録

曰預浩造塔詳前二　二鉢相盛

一球可轉　筆曰魏元韶家有

二玉鉢相盛可轉而不可出瑪瑙榼二并玉縫之皆西域鬼作也鬼作即世謂之鬼工　明曹世昭格古要論

曰嘗有象牙圓球一箇中重皆可轉動故謂鬼工球或云宋內院作者

中伐　時斬　禮記材不中伐不粥于市周禮令萬民時斬材有期日言順時斬也

有美　不禁　周禮材有美而工有巧凡邦工入山林而播材不禁不拘其日也　椅矣

度之　詩伐木椅矣　丁丁　坎坎　詩伐木丁丁下並伐木聲　破斧　抱器　既破我斧既缺我斨詳百工一

草木黃落然後斧斤入山林　緬墨　城陳不可斲以曲直　斬季材　伐遠揚　周禮凡服邦

邦斬季材注季穉也服邦尚柔物下詩以伐遠揚　伐社樹　斬丘木　晉阮修字宣子

伐社樹或止之修曰若社而爲樹伐樹則社移樹而爲宮室不斬于丘木注廣敬鬼也　禮記爲

社伐樹社亡也　掌木屑　種梓木　晉陶侃字士行在荊州時造船

神　禮記爲神掌之戒不解所

以後工會積雪始晴乃以木屑布地及桓溫伐蜀又以
侃所貯竹頭作釘裝船其綜理周密皆此之類後漢
樊重貨殖作器物先種梓木人皆笑之積歲月皆
得而用向之笑者咸求假焉資貨巨萬恩及鄉閭 陽
木陰木 火之木之 周禮仲冬斬陽木仲夏斬陰木山
南曰陽山北曰陰 又杵氏掌攻
草木夏日至令刊陽木而水之 匪斧不克 遵繩不頗
之冬日至令剥陰木而火之
詩伐柯如之何匪斧不克 下楚辭 不材見棄 朽木不雕 山林以不
論語朽木 材見棄也 詩枝葉未有
不可雕也 斀無不標 本實先撥 長木之斀無不標
害本實 入山行木 月令季夏樹木方盛
先撥 隨山刊木 乃命有司入山行木
無有斬伐為木 未堅固 下書 勿剪勿伐詩 是斲是遷 斲而
遷之 材 相材 無枉物性 倫
廈棟梁 擁腫之材 不違天眞 巨川舟楫 大
雕鎪之力 藝有所長 物不

可棄 始因斧克 終以功成 審輪轅於曲直 定
枘鑿於方圓 增 即山求 填溪伐 孔帖劉禹錫洗心亭記即山求材盤
鳥孕虛 柳宗元晉問
披虹蜺聲振連巒梯塡層溪丁丁登登硉矹稜稜
魏材梁取 遷木運斤 孔帖五代羅紹威梁太祖即位
將都洛陽紹威取魏良材為九
鳳墜朝元殿浮河而上 之京師太祖歎曰吾聞蕭何
守關中為漢起未央宮 豈若紹威越千里而為此若神
化然賜以寶帶名馬
木石運斧斤山谷連聲 張說疏遷
藏曰唐文粹李華賦勢
藏曰谷斬巨抵丁眔回 春夏不輟 拉風摧雷 穿雲
雲藏日良工指顧長樂 柳宗元晉問曰林立蜂跨穿
昭陽之隆麗詭持皆是 動地煙拉風裂雷倒勁梢于窮
異材 孔帖張元素上書 豫章大木 同州
數百人齋輟自隨終日 萬工揆其餘可知矣
行不三十里一材之費已數十 又曰裴延齡造同州佛祠須材

徵般石之匠　下荊陽之材　唐李華賦

戎衣　書曰島夷皮服　禮記曰西方曰戎被髮衣皮

寢處　斂獻　周禮職方氏掌天官掌皮秋斂皮冬斂　注斂謂獻其良者王以入司裘給用也

漆身　膠柱　上豫讓吞炭漆身下瑟鼓柱

虎豹鞹　鳳麟膠　論語虎豹之鞹猶犬羊之鞹　山海經曰續山有獸名曰續續角合煎成膠名曰續絃膠洲記以鳳膏麟角合煎成膠

供毳毛　征漆林　周禮周禮地官載師漆林之征二十而一

頒於百工　比之千乘　又云遂以式法頒皮革于百工注式法作物所用多少故事

無或不良　不能止濁　續文獻通考元丹漆無或不良阿膠不能止黃河之濁

紅甸　白硝　續文獻通考元甸皮局歲辦熟造紅甸羊皮二千有奇官修理年月例白硝山羊皮八十張

膠皮　夷服　原膠州綠指石綠郭周禮

百選膠　九尺

五十尺者延齡妄奏同尺帝曰吾聞開元時近山無巨木求之嵐勝今何近地材之良耶延齡曰異材瑰產處處有之待聖主乃出今生近輔豈開元前當得也帝大悅

萬工舉斧　千人乃引　柳宗元文萬工舉斧以入必求諸嵓崖之紆縈凌贊屹之抄顛漱泉源之塗營根絞怪石不土而植千尋百圍與柏同色　孔帖曰則天時巨木一章率千人乃能引

斧乃斤之　以興以廬　並宋玉十朋會稽風俗賦

採木有司　受材置使　續文獻通考元時凡山採提舉司掌採伐木植又曰木場大使副使掌受給營造宮殿材木

直木不可以為輪　曲者不可以為楫　上明劉基語下晉嵇康語

方為矩圓為規　大為亲細為楫　元虞集曰木之為器以利民用者非生而成形也欲圓者取以為規矩方者取以為矩居者以為舟車柔之為弧矢屈之為棬

採斧斤者萬人　擇一幹于千木

蟹唐柳宗元晉問曰弓人之甲膠角百選犀
兕七屬乃使踉趙掖夾之倫服而持之技擊節制聞
于天下是爲善師酉陽雜俎善蒐國出百足蟹
長九尺四螯煎爲膠膠謂之螯膠勝于鳳喙膠也諸
州供太府輸用唐百官志少府監諸州市牛皮角以供
又曰祠部歲會牲之有無輸皮于
太府漁陽白膠劉州鹿角唐書漁陽郡供白膠宋
角膠割蛟革而連函太平寰宇記劉州土產鹿
劇兕觡以爲弭宋周邦彥賦

百工四

凡爲刃考工記鏤金以爲器國工周禮謂之國工注國之名工
刃凝土以爲型攻木之工七傅詳
工僝巧也攻木周禮輪輿弓廬匠車梓度木在前傳詳
斲傳匠人也執技以事人也伐技傳曰小人恃其技以憑
伐斲老子詳君子言治伐以凌上也
前一成器詳奇劂雕鐫材以工能彙苑詳注

用高曾之規矩西都賦工用高曾之規矩問工焉取則
興師是供柳宗元嶺南饗軍記
締搆必堅縝面勢必周正元虞集文

百工五

詩元陳旅贈萊州石工詩曰落星猶帶天河濕絕勝
丹丘鬼血腥琢作大尊休載酒萊山柏露照人青
傳唐柳宗元梓人傳曰裴封叔之第在光德里有梓
人款其門願傭隙宇而處焉所職尋引規矩繩墨家不
居礱斲之器問其能曰我善度材視棟宇之制高深圓
方短長之宜吾指使而羣工役焉捨我衆莫能就一宇
故食于官府吾受祿三倍作于私家吾收其直大半焉

他日入其室其牀闕足而不能理曰將求他工余甚笑之謂其無能而貪祿嗜貨者其後京兆尹將飾官署余往過焉委羣材會衆工或執斧斤或執刀鋸皆環立嚮之梓人左持引右執杖而中處焉量棟宇之任視木之能舉揮其杖曰斧彼執斧者奔而右顧而指曰鋸彼執鋸者趨而左俄而斤者斲刀者削皆視其色俟其言莫敢自斷者其不勝任者怒而退之亦莫敢慍焉畫宮于堵盈尺而曲盡其制計其毫釐而構大廈無進退焉既成書于上棟曰某年某月某日某建則其姓字也凡執用之工不在列余圜視大駭然後知其術之工大矣

唐韓愈圬者王承福傳曰圬之為技賤且勞者也有業之其色若自得者聽其言約而盡問之王其姓承福其名世為京兆長安農夫天寶之亂發人為兵持弓矢十三年有官勲棄之來歸喪其土田手鏝衣食餘三十年舍于市之主人而歸其屋食之當焉視時屋食之貴賤而上下其圬之傭以償之有餘則以與道路之廢疾餓者焉又曰粟稼而生者也若布與帛必蠶績而後成者也其他所以生養之具皆待人力而後完也吾皆賴之然人不可徧為宜乎各致其能以相生也故君者理我所以生者也而百官者承君之化者也任有小大惟其

所能若器皿焉食焉而怠其事必有天殃故吾不敢一日操鏝以嬉夫鏝易能可力焉又誠有功取其直雖勞無愧吾心安焉夫力易強而有功也心難強而有智也用力者使於人用心者使人亦其宜也吾特擇其易爲而無愧者取焉又曰功大者所以自奉也博妻與子皆養於我者也吾能薄而功小不有之可也又吾所謂勞力者若立吾家而力不足則心又勞也一身而二任焉雖聖者不可能也

産業部四

守業　磨附　礪利　陷阱　染治　陶　漁釣　牧　網罟　舂

守業

巧述　代守　上詳百工一下左代守其業　不變　不貳　傳工賈不變

不敢試事謂兼他業　篤守　相高　篤存守業下以知　肯堂構　修族

代書賊考作室既底法肯堂矧肯構　下詳前商賈四　不可遷　不可雜

管子曰四人者國之石也如今之柱下石也則其事亂　相示以功　不見異物

以利相示以功相高以曰旦暮從事于此不見異物而遷焉故工之子恒爲工

業惟善守　利不並行　苟能爭利　安可惡蹶傳

業有四人　職無二事　抑其淫業　考以成功

仕則不稼　田則不漁禮　商農不移　工賈不變

傳　功有務于化材　業無遷于異物　不勞而能申

子弟之學　相語以利　用高曾之規注詳百工四　得朝夕

之求利宜相示　修族代之鬻業貴不遷　遵代守之

文不失其業　及日省之際乃多其功　晉學箕　爲

裘禮記曰良治之子必學爲裘良弓之子必學爲箕　著書濟美　爲醫世守

唐張巡署書題閣判曰甲絶翰深思代濟其美　元虞集贈易爲曰有醫師之良曰易小雅氏故儒家仕族也小雅之子世守其業　世農識妙　時習不勞宋蘇軾曰平疇交遠風良

苗亦懷新非子之世農不識此語之妙詳田農　明劉基曰藝能時習然後不爲徒勞也　鑿田不

改　爲蓋無成又劉基郁離子見而嗟之曰是殆學雖失時在命而不可盡謂非已也故越有善農者鑿年藝成而大雨拔其幾而盜起民盡改戎服鮮有用蓋者欲學爲兵則老矣田以種稻三年皆傷于澇而仍其舊其年乃大旱連三歲計其獲則償所歉而贏爲故曰旱斯具舟熱斯具裘天下之名言也

無隕于前搆　偶垂裕于後昆　撫畫家之宿事徒想

欽承　語王氏之門風深違祖述　並唐張巡判

顛沛于是　克荷良存　諒

屠

解牛　屠狗賈誼曰屠不頓所排擊剝割皆中理會至於髖髀

之所非斤則斧斫好屠狗又史記樊噲以屠狗為事

刲羊　屠蘇易士刲羊無血貨殖傳屠牛羊彘千皮比千乘之家

遊刃　操刀　莊子庖丁解牛耆然嘖然莫不中音曰臣始解牛之時所見無非牛者三年之後未嘗見全牛也今臣之刀十九年矣所解數千牛矣而刀刃若新發于硎以其游刃必有餘地傳能操刀而使之割其傷必多

釁鐘　反肆　孟子齊王見牽牛將以釁鐘莊子楚昭王出有屠羊說從反國賞之辭曰大王失國說反屠羊之肆何賞之有

中殺　莫尸　禮記詳市傳殺之斂尸

朱亥隱屠　聶政避仇　史侯贏謂魏公子曰臣所知屠者朱亥賢而世莫知隱于屠耳意不顯名也戰國策聶政殺人避仇與母如齊以屠為事曰政乃市井鼓刀者

刀匕是供　割剝中理　屠狗商販編于三吳後為吳興太守從市過見屠者析肉歎曰是我少時在此作也

名故人設飲敘平生桓子新論人聞長安樂則出門而西向笑知肉味美則對屠門而大嚼

上黨　壯健　淮陰少年　周書曰太祖常遊上黨有市屠壯健眾多畏憚太祖以氣凌之常醉命屠進兒割肉小不如意即叱少年有侮韓信者曰汝雖長大好劍中情怯耳

割肉知牛　斂皮適市　尸子曰屠者割肉知牛長少宋人有公斂皮者適市反呼又公斂皮屠者

遠收其皮　屠龍盡巧　市肉談書　莊子曰朱泙漫學屠龍于支離益單千金之家技成而無所用其巧

益曰紹興間行都有三市井人好談今古謂戚彥樊屠尹昌也戚彥為皇城司快行樊屠乃市肉者尹昌乃傭書者

蕭子顯齋書曰帝于勞樂二酉委譚曰甘州一山洞中屠者旦見一女子買豬肝三片

苑裏屠酤　洞中蹲化　明王世懋名某母其旁一屠者蹲踞而化云初屠者疑之乃微踪其所往至一山洞中屠者就見焉女為說法因各化去皆真身也

漁釣一

原說文曰漁捕魚也按尸子燧人之世天下多水故教人以漁其後堯使人水處者漁山處者漁因其械宜其人漁之爲事也有鈎其法也文子曰堯使水處者木事宜其械罔罟筌罭側交罩涔潛罾笱蠪梁罨箄力之反鉤之類各以用之得魚一也淮南子曰釣者靜之罾者舉之爲之異得魚一也釣者謂以獨繭絲爲綸苦針爲鉤荊篠爲竿剖粒爲餌引盈車之魚于百仞之川汨流之中綸不絕竿不撓因水勢而施舍也已上詹何釣見列子或有以桂爲餌銀黃金之鉤錯以銀碧垂翡翠之綸已上魯人網罟者結繩以爲之易所謂結繩而爲網罟以佃以漁蓋取諸離也筌者以竹爲之廣雅曰簥答謂之笓是也莊子曰筌所以取魚得魚而忘筌也眾大網也詩曰施罛濊濊鱣鮪發發罭者曲梁也又曰魚麗于罶魴鱨鯊也罶者以柴樕爲之爾雅曰罩謂之汕所諫反郭璞注云罩今之柴樕罟罩者編細竹以爲之爾雅簥謂之罩簥祖較反涔者積柴木于水中以爲之爾雅曰槮謂之涔是也罾者樹四木而張網于水車輓之上下說文曰罾魚網又楚辭曰罾何謂今木上是也笱者曲竹以爲之詩曰敝笱在梁其魚唯唯鱎者以綸爲之廣雅曰罥謂之鱎梁者以木絕水取魚詩曰毋逝我梁毋發我笱

罾網罛也算取鰕也罨取蟹也鈲取龜鼈也見何承天纂文云鈲
鐵有距施竹頭以之擲龜鼈皆漁之器用也此近世為之故詩人所不載淮南子曰聖人以道德為竿綸以仁義為鉤餌投之天地間萬物孰非其有哉張天下以為籠因江海以為罛又何亡魚失鳥之有乎故矢不若繳繳不若網網不若無形之象此亦漁釣之義也 增 唐陸龜蒙漁具詩序曰天隨子漁于海山之巖有年矣矣魚之具莫不窮極其趣大凡結繩持網者總謂之網罟之流曰罛曰罩曰罥曰罺而升降曰罔繒而竿者總謂之筌筌之流曰筒曰車橫川曰梁承虛曰笱編而沈之曰算矛而卓之曰猎棘而中之曰叉鏃而綸之曰射扣而駭之曰罦罬之曰機置而守之曰舴艋所載之曰種列竹于海遮曰簖錯薪于水中曰籪所載之舟曰舴艋所貯之器曰笭箵其他或術以招之或藥而盡之皆出于詩書雜傳及今之聞見可考而驗之不誣也今擇其任用者作十五題以諷噫試魚之具也如此予既歌之矣矣明之具也如彼誰其嗣之鹿門子有高灑之才必為我同作 皮日休添漁具詩序曰天隨子為漁具詩十五首以遺余凡有獻于漁者來術之與器莫不盡于是也噫古之人或有溺于漁者行其術而不能言用其器而不能狀此與澤助之獻者

又何異哉如吟魯望之詩想其致則江風海雨檝檝生齒牙間眞世外漁者之才也余昔之漁所在洞上則爲菴以守之居峴下則占磯以待之江漢間時率多雨惟以篁笠自庇每伺魚必多俯篁笠不能庇其上由是織背篷以障之上抱而下仰字之曰背篷今觀魯望之十五篇未有是作因次而詠之用以補其遺者漁家生具獲足于吾屬之文也

原 詩曰其釣維何維絲伊緡齊侯之子平王之孫

增 又曰毋逝我梁毋發我笱　又曰三星在罶　又曰之子于釣言綸之繩其釣維何維魴及鱮　禮記月令季冬是月也命漁師始漁天子親往乃嘗魚先薦寢廟　周禮獻人掌以時獻爲梁春獻王鮪辨獻物爲鱻薨以共王膳羞　春秋公羊傳公矢魚于棠公羊曰公如棠觀魚登來百金之魚而張之注云張網羅也登來美閒大得也

原 論語曰子釣而不綱弋不射宿

增 焦贛易林曰曳綸江海釣莊魴鯉王孫利得以饗仲友　禮樂志曰臨川羨魚不如退而結網　後漢書曰明帝時下令禁人二業劉毅上言郡國以官禁二業至有田者不得漁捕今濱江湖郡率少穀蠶桑人資漁採以助口食且以冬春閑月不妨農事夫漁獵之利爲田除害有助穀實無關二業也　晉書曰翼莊惟以弋釣爲

事及長不復獵或問漁獵同是害生之事而先生止去其一何哉莊曰獵自我釣自物且夫貪餌忘鈎豈我哉管子曰漁人入海海深百仞就波逆流乘危百里宿夜不出者利水也 原 墨子曰釣者之恭非爲魚也餌鼠以肉非愛之也 呂氏春秋曰善釣者引魚于千仞之下餌香也 攷 孫綽子曰海人與山客辨其方物海人曰橫海有魚額若華山之頂一吸萬頃之波山容曰鄧林有木圍三萬尋直上千里有人曰東極有大人斬木爲策短不可支釣魚爲鮮不足充饑 傅子曰劉子責楊暨曰夫釣者中大魚則縱而隨之須可制而後牽之則無不得也 抱朴子曰金鉤玉餌雖珍不能制九淵之沉鱗 桓範世論曰水則有波釣則有磨我欲更之無如之何 又曰釣巨魚不使嬰兒輕預非不親力不堪也 原 楚辭曰以直鉤而爲釣維何魚之能得 攷 謝元與兄書曰居家大都無所爲正以垂綸爲事足以永日北固下大鱸魚一出水釣得四十七枚又與書曰昨日疏成後出釣手所獲魚爲二堆鮓今奉送 王朝之與庾安艾曰此間萬頃江湖攬之不濁澄之不清而有投一綸下一筌者皆奪其魚器不輸十疋則不得放不知漆園吏何得持竿不顧漁父歌枻而歌滄浪也

宋莊綽雞肋篇曰釣絲之半繫以荻梗謂之浮子視其沒則知魚之中鈎韓退之釣魚詩云羽沉知食駛則唐世蓋浮以羽也　使遼錄曰北人打圍一歲各有處所五月釣魚海上于水底釣大魚　演繁露曰遼俗釣牛魚以其得否占歲好惡近世周茂振使金金主賜之魚曰手所親釣者亦用遼制也　明宋濂元竹溪逸民傳曰逸民閒私謂其友曰吾于世味愈孤矣將漁于山樵于水矣其友疑其誕逸民曰樵于水志豈在薪漁于山志豈在魚是無所利也無所利樂矣　劉基集曰聲之魚穿于一絲之溜又曰釣鯨鯤不適雨盈之溝

原說苑曰呂望年七十釣于渭渚三日三夜魚無食者與農人言農人者古之老賢人也謂望曰子將復釣必細其綸芳其餌徐徐而投之無令魚駭望如其言初下得鮒次得鯉刳腹得書書文曰呂望封于齊望知當貴

呂氏春秋曰太公釣于滋泉文王得而王　增穆天子傳曰天子北征舍于珠澤以釣于流水又曰辛未天子北還釣于漸澤食魚于桑野又曰天子乃釣于河觀姑繇之木　莊子曰莊子釣于漢水之上楚王使二大夫往見焉曰願以境內累矣莊子持竿不顧　又曰任

公子爲大鉤巨緇五十犗以爲餌蹲于會稽投竿東海旦旦而釣期年不得魚已而大魚食之牽巨鉤陷沒而下驚揚而奮鬐白波若山海水震蕩聲侔鬼神憚赫千里任公子得若魚離而腊之自浙河以東蒼梧以北莫不厭若魚者　列子曰渤海之東有五山焉曰岱輿員嶠方壺瀛洲蓬萊帝使巨鼇十五舉首而戴之迭爲三番而龍伯之國有大人一釣而連六鼇于是岱輿員嶠二山沉于大海　劉向新序曰楚人有獻餘魚于王者曰今日獲魚食之不盡賣之不售棄之可惜故來獻王也王曰漁者仁人也　王子年拾遺記曰帝常以季秋之月泛衝瀾靈鷗之舟窮晷繼夜釣于臺下以香金爲鉤霜絲爲綸丹鯉爲餌得白蛟長三丈若大蛇無鱗甲帝曰非珍祥也命大官爲鮓肉紫骨青味色香美　劉向列仙傳曰陵陽子明好釣釣于旋溪得白龍子明解鉤拜謝放之後得白魚腹中有書教子明服食三年白龍來迎之　葛洪神仙傳曰左慈字元放廬江人也少有神道嘗在曹公座公曰今日高會珍饈略備所少者吳江鱸魚爲鱠耳元放曰此可得也因求銅盤貯水以竿餌鉤釣于盤中須臾引一鱸魚出會者皆驚　祖沖之述異記曰漆澄豫章人有志幹絶倫常乘船釣魚得

金鎖俄頃盈舟既而有物出水鹿鱗黑色長如十丈不見頭尾闔船驚怖澄獨色不變　宋書曰王弘之性好釣常垂綸于上虞江石頭北過者不識因問漁師得魚賣否弘之曰亦自不得得亦不賣日夕載魚入上虞郭經親故門各以一兩頭置門內而去　又曰文帝常以羣臣臨天井池帝垂綸良久不獲王景文越席言曰臣以為垂綸者清故不獲貪餌衆皆稱善　又曰太康孫緬為潯陽太守落日逍遙渚際輕舟凌波隱顯一漁父神韻瀟灑垂綸長歌緬問有魚賣乎漁父笑而荅曰其釣非釣寧賣魚者耶乃歌曰竹竿籧篨河水悠悠相忘為樂貪餌忘釣非夷非惠聊以忘憂于是悠然鼓棹而去　山堂肆考唐時楚江有漁者換酒飲醉輒自歌舞不言姓氏江陵守崔鉉見而問之曰君之漁隱者之漁耶漁者之漁耶漁者曰昔姜子牙嚴子陵皆以為隱者之漁也殊不知不釣其魚釣其名耳　合璧事類唐張志和居江湖自稱煙波釣徒垂釣不設餌志不在魚也　又曰陸龜蒙高放舟設篷席中齎書冊茶竈筆牀釣具往來時謂江湖散人或號甪里先生自比涪翁漁父　江上丈人　函史宋仙居呂徽之家深山中樵漁自給偶雪中詣富家易穀方集客分韻賦詩一人得滕字苦

吟弗就徽之寒因失笑衆知其能詩邀入坐賦有蛺蝶飛來妙過滕之句坐客歎服問姓字不荅與之米不受刺船去雪霽共往迹之深谷草屋一間闃無人呼之米桶中有人聲乃其妻也因天寒坐其中問翁安在荅曰方捕漁溪上至溪見之隔溪遥謂曰諸公先至舍我得魚當換酒飲諸公也少頃携魚與酒至盡歡而散後去不知所之　夷堅志卓彦恭常過洞庭月下有小漁舟過其旁卓呼問有魚否應曰無魚有詩卓喜曰願聞一篇可乎其人鼓枻高吟曰八十滄洲一老翁蘆花江上水連空世間多少乘除事良夜月明收釣筒　宋二老堂雜志曰周樞密麟之充金哀謝使金主愛之享以所釣牛魚明郁離子曰蔡人漁于淮得符文之玉

漁釣三

玉璜　金鑌

尚書大傳曰周文王至磻溪見呂望文王拜之尚父望釣得玉璜刻曰問受命呂佐昌德合于今昌來提　金鑌詳二

竿　桂餌　垂詳一　坐茅　倚柳

太公曰呂尚坐茅以漁文王勞而問政呂尚曰魚求于餌乃牽其緡人食于禄乃服于君故以餌取魚魚可殺以禄取人人可竭以小鈎鈎川而擒其魚中鈎諸侯可擒以大鈎鈎國而擒其旹竿立于滿汙之涯倚于楊柳之間情不離乎魚嗥思不出乎鰌鰍　宋玉賦曰左挾魚罶右執漁竿上詳二　酈善長水經注曰滋水上源出平石即太公垂釣處　芳餌　香鈎　徐廣釣賦曰投芳餌于纖絲下詳前二　濮水　滋泉　上詳二　酈善長水經注曰滋泉偶有石室蓋太公所居水次洒長綸于平流　下詳前二

挂鯉　引鱸　上詳前一下詳前二　翠綸　魴餌　上詳前一孔叢子曰子思居衛衛人釣于河得鯉魚焉其大盈車子思問之曰鯉魚難得者子如何得之對曰吾始下釣垂一魴曰鯉雖難得貪以死餌士豚之半體則吞之子思曰鯉雖難得貪以死祿士雖懷道貪以死餌

紫貝　上詳前二　子虛賦　汴溪　益部者舊傳曰廣漢有老翁釣于涪水自號涪翁詳前二印方僅二寸制甚古紐有連環總之蓋所以佩也漁者以爲金獻之官辨其文乃壽亭侯四字

汴溪　涪翁　玉符　金印　雛子語　上明郁涪水列仙傳曰呂尚釣于渭水

散人　並詳前二　不言姓氏　但有詩篇　並詳前　鉤不用餌　鎖盡見牛　函史唐末隱者李道殷居華陰其釣鉤而不餌異苑曰晉康帝建元中有漁父垂釣得一金鎖引鎖盡見金牛急挽出牛斷鎖而沒猶得鎖長二尺

長橋　元耶律楚材詩曰醉眠江國一漁蓑　函史宋松江漁者棹小舟長橋往來扣舷酬歌有閩人潘浴者異之起揖之曰先生非盡有以語我乎笑而不答鼓枻去也　雕楹自居　牛

魚爲享　宋張芸叟南遷錄陽甘棠湖南有孟氏者世業漁釣訪之孟生葛衫草履茅廡左右漁器臘械頃至中堂軒楹雕采器服綦然所設酒味莫不嘉旨久之出妓女二四人戚里服飾京師新聲侯人終日悅然蓋仟俠而隱于漁者也　兩岸桃花　三聲漁笛　元耶律楚材詩下詳前二溪詩曰小溪流水碧于油春色裏可能容個釣魚舟舟行漁笛時聞三兩聲風吹雨散夕陽還在水邊明

漁釣　四

詩　陳陰鏗觀釣詩曰澄江息晚浪釣侶拽輕舟絲垂遥濺水餌下暗通流歌聲時斷續楫影乍橫浮寄言濯

纓者滄浪終滯游　張正見釣竿篇曰結宇長江側垂
釣廣川潯竹竿橫翡翠桂髓擲黃金人來水鳥沒楫渡
岸花沉蓮搖見魚近綸盡覺潭深渭水終須卜滄浪徒
自吟空嗟芳餌下獨見有貪心　隋李巨仁釣竿篇曰
潺湲面江海浸濯屬波瀾不惜黃金餌惟憐翠竹竿斜
綸控急水定楫下飛湍潭迴風來易川平霧散難寄言
朝市客滄浪余自安

增　唐李頎漁父歌曰白首何老
人簑笠蔽其身避世長不仕釣魚清江濱浦沙明濯足
山月靜垂綸寓宿湍與瀨行歌秋復春持橈湘岸竹爇
火蘆洲薪渌水飯香稻青荷包紫鱗于中還自樂所欲
全吾眞而笑獨醒者臨流多苦辛　儲光羲漁父詞曰
澤魚多鳴水溪魚好上流漁梁不得意下渚潛垂鉤亂
行時礙楫新蘆復隱舟靜言念終始安坐看沉浮素髮
隨風揚遠心與雲遊逆浪還極浦信潮下滄洲非爲狗
形役所樂在行休　岑參漁父曰扁舟滄海叟心與滄
海清不自道鄉里無人知姓名朝從灘上飯暮向蘆中
宿歌竟還復歌手持一竿竹竿頭釣絲長丈餘鼓枻乘
流無定居世人那得識深意此翁取適非取魚　沈佺
期釣竿篇曰朝日斂紅煙垂竿向綠川人疑天上坐魚
似鏡中懸避楫時驚透猶鉤每誤牽湍危不理轄潭靜

欲留船釣玉君徒尚徵金我未賢爲看芳餌下貪得會無筌　宋建炎御製曰青草開時已過船錦鱗躍處浪痕圓竹葉酒柳花氈有意沙鷗傍我眠　又曰無數旅蒲間藕花棹歌輕舉酌流霞隨好處轉山斜也有孤村三兩家　金密國公璹漁父詞曰楊柳風前白板扉荷花雨裏綠蓑衣紅稻美錦鱗肥漁笛閒拈月下吹　又曰釣得魚來臥看書船頭穩置酒葫蘆煙際柳雨中蒲乞與人間作畫圖　李節漁父詞曰舉世從誰話獨醒短蓑輕箬寄餘生半篙春水世摩遠一笛晚風山雨晴稗乳滿船生事簡魚鰕到市利源輕旁人莫怪機心少曾與滄洲白鳥盟　元郭鈺漁詩曰子何爲漁碧海之丘長虹爲綸月爲鈎六鰲昂首相向愁眼看海水不揚波扁舟穩繫珊瑚柯邂逅徐家兒與女拔劍屠龍共君煮煙淡淡雨疎疎人間彈鋏食無魚吁嗟歸來乎吾與爾漁　明高啓捕魚詞曰後網初沉前網起夫婦生來業淘水忽驚網重力難牽打得長魚滿船喜不教持賣去南津且向江頭祭水神願得年年神作主無事全家臥煙雨不論城中魚貴賤換得酒歸儂不怨

賦　晉潘尼釣賦曰抗余志於浮雲樂余身於蓬廬尋渭濱之遠迹且游釣以自娛左援脩竹右縱飛綸金鉤

鱸鉅甘餌垂芬衆鯉奔涌游鱗橫集觸餌見擒值鈎被執長繳繽紛輕竿翕熠雲往颸馳光飛電入曜靈未及警策蓋已獲其數十且夫燔炙之鮮煎熬之味百品千變殊芳異氣隨心適好不可勝紀乃命宰夫膾此潛鱗電剖星流芒散縷解隨風離鍔連翩雪累西戎之蒜南夷之薑鹹酸調適齊和有方和神安體易思難忘

不暫驚靜宜尅也恐巨力而難乎運制動必隨之　李君房獨繭綸賦曰維絲伊緒體道之要裊長風而若絶度晴空而引耀隨驚波而作緊逐潛流而曳引時髣髴而如見忽漂搖而將盡美夫綸之裊裊浮川浩浩疑空外之游絲習波中之弱藻斯綸也異園客之功斯釣也得詹何之道　王起呂望釣玉璜賦曰拔深泉激紅漣振錦鱗而雲霞燦若獲玉璜而篆籀昭然皎皎霜淨亭亭月懸表蒼兕之期功鄰造化騰白虹之氣理契先天所以耀川靈所以誇漁者臨清流而素彩熒煌昭白日而祥光上下

原文 唐駱賓王釣磯應詔文曰余以三伏辰行至七里灘此地即新安之江口也有嚴子陵釣磯焉澄潭至清洞徹見底往往有羣魚歷歷如水上行耳舟人有釣者試取而投或有游而不顧之者或有含而輒吞之者引竿而舉因以獲焉其始出也掉尾揚鬐有若恃力而自免其少退也即鼓鬣濡沫有似屈體而求哀嗟乎勢牽於人道窮乎我將欲以下座而歌馮子又安能中轍而呼莊周哉余乃祝之曰猛獸搏也拘於檻阱鷙鳥奮也繫於籠樊素龜濡也被髮阿門白龍神也挂鱗罝網何不泥潛而穴處何故吞鉤乎於是放之江流盡其生生之理也時同行者顧詰余曰夫至人之處物也擬跡而後投隱心而後動始終不易其業悔吝不生其情而吾子沈緡於川登魚於陸烹之可以習政術羞之可以助庖廚曩求之將何圖今舍之將何欲余笑而應之曰聖人不凝滯於物智士必推移於時知微之謂神含生之謂道殷乙聖也囚於夏矣孔丘賢也畏於匡矣以明哲之資尚罹幽憂之患況乎鱗羽之族能無弋鈞之累哉故曩吾有心也恐求之而不得今吾無心也既得之而亡求夫求與舍不亦雙美乎烹與羞不亦兩傷乎況療饑者半菽可以充腹爲政者一言可以興邦亦奚必因

小鱗而後明三異之規勸大命而後寄一餐之飽撟而不殺可不謂仁乎獲而不饗可不謂廉乎且夫垂竿而爲事乎太公之遺術也形坐磻溪之石兆應滋水之璜夫如是者將以釣川耶將以釣國耶然後知古之善釣者其惟太公乎又有妙於此者其惟文王乎夫文王制六合爲鉤懸四履爲餌薦之於清廟投之於巨川一引而獲太公再舉而登尚父由此觀之蹲會稽而沈犆者鮑肆之徒也據滄溟而負鼇者漁父之事也斯並眇小之所習安知大丈夫之所釣哉

牧一

毛詩曰誰謂爾無羊三百維羣誰謂爾無牛九十其犉　尚書曰今惟淫舍牿牛馬杜乃擭敜乃穽無敢傷牿牿之傷汝則有常刑　周禮曰校人掌王馬之政辨其馬牛之物而養教之以時凡頒良馬以攻駹馬以田駑馬以運重物　又曰牧師掌牧地皆有厲禁而頒之孟春焚牧　元史董文用傳右丞盧世榮建議立法治財歲當增倍而民不擾文用問曰此錢取于右丞之家耶將取之於民耶牧羊者歲嘗兩剪其毛今牧人日剪其毛而獻之則主者固悅其得毛之多矣然而羊無以避寒熱即死且盡毛又可得哉世榮不能對

莊子曰臧與穀二人相與牧羊而俱亡其羊問臧奚事則挾策讀書問穀奚事則博塞以遊二人者所事不同其于亡羊均也　列子曰初楊朱見梁王言治天下如運諸掌王曰先生有一妻一妾而不能治三畝之園而不能芸言治天下何也曰君見夫牧羊者乎百羊而羣使五尺童子荷箠而隨之欲東而東欲西而西使堯牽一羊舜荷箠而隨之欲東而東欲西而西使堯舜不能前之矣　符子曰漢王聞宋朦子方牧羊於巨澤鼓而歌南風之詩使者進曰漢王聞先生之賢使使者致命于先生委國政焉宋朦子矍然曰是何言歟令漢王待四海之士與十羣之羊

其于職司也奚以異乎而大王廢其牧羊之任委以四海之政是錯亂天位不願爲也乃逃于陰山之陽　唐次山子曰元子戲牧兒曰爾爲牧歌當不責爾暴牧兒歌去乃暴他人之田田主鞭之啼而冤元子元子友真卿過元子曰彼牧兒望次山猶儔隸不敢干其主及苟戲乃或與次山猶仇讎斯豈盛德也歟元子報真卿曰吾戲牧兒得過幾不免彼行于世有愛憎相息是非相反焉得不因苟戲以及者乎吾當以戲爲規　明郁離子曰穆王得八駿以造王畿歸而伐徐偃王滅之乃立天閑內外之廄八駿居天閑食粟日石其次乘居內廄

食粟日八斗又次居外廄食粟日六斗其不企是選者爲散馬日食粟五斗又下者爲民馬弗齒于官牧以造父爲司馬故天下之馬無遺良而上下其食者莫不甘心焉　唐張說開元十三年牧馬二十四萬匹十三年乃四十三萬匹上顧謂監牧張景順曰我馬幾何其蕃育卿之力也對曰帝之福也仲之令也臣何力之有焉　宋蘇軾策曰里有畜馬者患牧人欺之而盜其芻菽也又使一人焉爲之廄長廄長立而馬益癯　續文獻通考曰遼初諸牧監北面有西路羣牧使司有倒塔嶺西路羣牧使司有洋河北

馬羣司有漠南馬羣司有漠北滑水馬羣司　又曰金羣牧所掌檢校羣牧畜養蕃息之事　又曰明初江北諸郡縣限于長江馬至京難又滁介江淮多山山下故多曠土饒薦草水泉可以牧

牧二

史記公孫弘淄川人家貧牧豕海上年四十餘乃學春秋禮記　又曰卜式入山牧羊十餘歲羊致千餘上名之曰吾有羊上林中欲令子牧之乃布衣牧羊歲餘羊悉肥上過見其羊喜之式曰非獨羊也治民亦猶是也以時起居惡者輒去無令敗羣上以式爲奇拜爲部

後漢書曰承宮年八歲爲人牧豬鄉里徐子盛明春秋授諸生數百人宮過其廬下見諸生講好之因亡其豬　晉書曰張華少家貧常以牧羊爲事　前燕録曰李景少貧養于叔父常使牧羊見其叔子講讀羨之後從博士乞得百餘字牧羊之暇折草木書之叔乃悟曰此吾家千里駒也　續文獻通考遼聖宗時蕭蒲奴幼孤貧傭于醫家牧牛傷人稼數遭笞辱醫者嘗見蒲奴熟寢有蛇繞身異之教以讀書聰明好學不數年涉獵經史習騎射仕終奚部六大王蓋龍種也　宋濂王冕傳曰元王冕者諸暨人七八歲時父命牧牛隴上竊入學舍聽諸生誦書聽已輒默記暮歸亡其牛或牽牛來責蹊田父怒撻之已而復如初　又王先生小傳先生名毅字剛叔父機命牧牛挂書牛角而讀之隨牛而東西行日入忘歸

牧三

飯牛　牧豕

淮南子曰齊桓公郊迎客夜開門寗戚飯牛車下望見桓公而悲叩牛角而疾商歌曰南山粲白石爛中有鯉魚長尺半生不逢堯與舜禪短褐單衣適至暮夜半長夜漫漫何時旦桓公聞之曰異哉歌者非常人也命後車載之　史記孟子至齊遊于稷下　索隱曰稷門名也　史記公孫弘詳前二　稱爲天師　莊子曰黃帝問途于牧馬童子因問爲天下者亦奚以異乎牧馬者哉亦去其害馬者而已矣黃帝再拜稱天師而退也　山堂肆考百里奚始爲人牧牛秦穆公聞其賢而相之　對曰臣

飲食之以時使之不以暴有險先後之以身是以肥也穆公知其君子相之 博塞亡羊

聞誦失豕 上詳前一下詳前二

荷簦而隨 乞字以牧 上詳前一

事 孳産 蕃育 調習 上詳前一 續文獻通考金殿前二 檢校 前都提點掌調習牧養以奉其 續會要宋駕部司凡內外監牧孳産登耗租入多寡皆檢察焉 下詳前一

諸路羣司 滁州水草 上詳前一下詳前一

牧四

詩 唐儲光羲牧童詞曰不言牧田遠不道牧陂深所念牛馴擾不亂牧童心圓笠覆我首長蓑披我襟方將憂暑雨亦以懼寒陰大牛隱曾坂小牛穿近林同類相鼓舞觸物成謳吟取樂須臾間寧問聲與音 張籍牧童詞我不得戲隴頭入陂草多牛散行白犢時向廬中鳴隔堤吹葉應同伴還穀長鞭三四聲牛羣食草莫相觸官家截爾頭上角 僧巒牧童詞曰牧童見人俱不識盡著苫鞋戴蓑笠朝陽未出衆山時露滴蓑衣猶半濕二月三月時平原草初綠三箇五箇騎牛背村後村前放牧笛聲纔一舉衆穉齊歌舞看看白日又西斜各自騎牛又歸去 劉駕牧童詞曰牧童見客拜山果懷中落畫日驅牛歸前谿風雨惡 元周權牧童詞曰我牧不憚遠牧多良苦辛所幸牧已狎馴擾無敗羣平原濕

春煙碧草何披紛大牛隱重陂小牛飲芳津旦出露未晞及歸景常曛時復扣角歌歌俚全吾眞取樂田野間世事非所聞歌闌臥牛背仰見天際雲　明高啓牧牛詞曰爾牛角彎環我牛尾禿速共拈短笛與長鞭南隴東岡去相逐日斜草遠牛行遲牛勞牛饑惟我知牛上唱歌牛下坐夜歸還向牛邊臥長年牧牛百不憂但恐輸租賣我牛

網罟

伏羲作　成湯祝　易云伏羲作網罟詳田獵史記湯出見野張網四面曰上下四方皆入吾網湯曰嘻盡之矣乃去三面祝之曰欲左者左欲右者右不用命者入吾網諸侯聞之曰湯德及禽獸

矣

獸人掌罻羅氏作

周禮獸人掌罻又云羅氏掌羅鳥蜡則作羅襦　設張　施繒繳又云冥氏掌設弧張注弧張則罻罗以安所施　鴻則離　魚不畏　詩魚網之設鴻則離之夫魚不畏網而畏鸛鵜以網無情故也　九罭　周陟　詩美周陟注陟避禽獸圍陣　雁繳　崔羅　楚人以弱弓微繳加鴈雁之上　畢翳　罝　翟公廢職門外可設雀羅　網畢翳餧獸之藥　罝兔罝罘覆車也　良罟　月令三月畋獵罝罘羅無出國門　玉篇云罝罘網也　國語罘罝革斷罟公曰良罟　孟子數罟不入洿池　鷹化設羅　豺祭布　網禮鷹化爲鳩然後設罿羅　豺懶未祭罝網不布于梁澤鷹集未發　鳥亂　施于蹊隧　機變多則鳥亂于上　弩弋畢弋　多則魚亂于水也　筍多則魚亂于淵網罟　忘蹄忘筌　莊子　畢之羅之　增

取禽　得魚　唐文粹元結補樂調網罟伏其義蓋稱伏羲能易人取禽獸之勞吾人吉兮水深深　網罟設兮水不深吾人苦兮山幽幽　網罟設兮山不幽　宋蘇軾賦十月之望步自雪堂將歸于臨皐二客從予行歌相答客曰今者薄暮舉網得魚巨口細鱗狀如松江之鱸于是携酒與魚游于赤壁之下　雲

羅布浪花圓　唐文粹元黃庚觀魚詩曰鳴榔舟葉聚撒網浪花圓

求罝戴網　孔帖滕王元嬰為金州刺史借狗求罝所過為害　又曰巢王元吉在所庳貨以贖生乂上疏屬生之徒惟利是視錢刀日至網罟歲廣　明大誥云小人生事將農民取魚罝網喜鷹狗出常載網罟三十車　網罟歲廣　罩籠之類一概搜拏今後敢有仍前奪民人拏付有司　衆網何加　孔帖唐元稹制策施衆網以加一禽尚不能得況張一日以羅萬品而望其飛者走者大者小者盡出乎其間其可得乎　又杜甫鷹詩虞羅自合虛施巧　人多結網即謂

臨河魚人捌　張羅網于門　設罝罘于道　韓愈順宗實錄貞元末五坊小兒張捕鳥雀于閭里皆為暴橫以取財物至有張羅網于門不許人出入者或有張井上者使不得汲水近之輒曰汝驚供奉鳥雀痛毆之出錢物求謝乃去　孔帖唐張直方好馳獵往往設罝罘于道　數罟不禁　罟網如雲　明鄭善夫曰今大澤之間數罟不禁罟網如雲

陷阱

驅納　杜欽禮人皆曰予智驅而納諸罟擭陷阱之中而莫之知避也　書杜乃擭欽乃阱之　論語

在檻　出柙　史記虎兕出於柙龜玉毀於櫝也　春為

秋塞　周禮雍氏掌凡害于國稼者春令為阱擭秋塞阱杜撲注害稼謂禽獸也擭謂杙楅也設于阱中秋塞之為其傷人也　靈鼓歐　靈鼓大面鼓也歐使趨阱擭也　律云于深山作陷阱者須明立標幟恐陷人也　猛獸求食　明幟標攻猛獸以靈鼓驅之注

猛獸在于陷阱則捕而求食　鸇鷙獸禁暴　擭獸利人　除害犯暴

射窩　寨阱　孔帖唐開元令諸有猛獸之處聽作檻穽射窩等　又曰唐顧少連補登封主簿邑有虎民患寨陷阱移文嶽神虎不爲害　孔帖李自投機阱　又曰唐文粹劉論大臣側目相視自投機阱而誘之入也　百里秩私錢議令寨其路是設陷阱而誘之入也　孔帖唐吳武陵信州人吳少陽子元濟叛武陵遺以書曰數百里之內拘若拘二州去暴　孔帖李濟叛武陵遺以書曰數百里之內拘左右手低回姑息不可謂明又曰唐李紳遷滁壽二州刺史霍山多虎猼㹠之治機陷民誤陷之則發不能止紳至則盡去之虎不爲暴　鬻蕃以草　扼害操機　明劉基曰白章之野人鬻其蕃以草間嗜之聲發之百得雄又曰盜弩以如苦之鉤係人足之絲鉤牛舌而牽之宵奔而牛隨之行部離子曰中其肯扼其害操其機而連蔑不從矣

染

原　元黃　朱綠　詩載元載黃以爲黼敝文章注謂三宮世婦所獻繭之絲染之以爲君祭服　元纁　緇白　書厥篚元纁論語不曰白乎涅而不緇　孔陽以湛　詩我朱孔陽爲公子裳　周禮冬官鍾氏以朱湛丹秫三月而藏之注湛漬也丹秫赤粟也湛讀如漸車帷裳之漸藏炊也染羽所以飾旌及王后之車也　三纁　五色　又云三入爲纁注云染纁三入而成又再入爲纁五入爲緅七入爲緇論語曰君子不以深以黑則成緅復再染以黑乃成緇論語曰君子不以紺緅飾又曰緇衣羔裘爾雅曰三染謂之纁　掌絲帛　禮記水無當于五色五色不得不彰　緑黼黻　周禮天官染人掌絲帛凡染春暴練夏纁元秋禮天地之色以爲祭服夏五色謂之夏者其所謂色染事注暴練練其素而暴之染夏冬獻功掌凡染人掌絲帛凡染春暴練夏纁元秋元纁天地之色以爲祭服夏五色謂之夏者其所謂色以夏爲弋也書曰羽月令命有司染緑黼黻文章必以法故無或羞貸黑黃蒼赤莫不質良無敢詐僞以給郊廟祭祀之服以爲旗章以別貴賤等級之度　紫奪朱　白受采　論語惡紫之奪朱　禮記　柳汁　黝茶

孔帖唐李固言來第前行古柳下聞有彈指聲因問之答曰吾柳神九烈君也已用汁染子衣矣科第無疑果得藍袍當以棗餻祀我固言許之未久登第又曰李守貞與桑維翰有隙賊平行賞悉以黜茶染木給之軍中大怒

花葉 莖實

唐六典織染令凡染大抵以草木而成有以花葉有以莖實有以根皮出有方土采以時月皆並其時而修其職焉

水碧 鶯黃 宋蔡絛鐵圍山叢談江南李重光染帛多爲天水碧天水國姓也未幾王師果下江南宋周美成意難忘詞曰衣染鶯黃

染雲

唐白樂天飛雲履染以四選香食貨志代宗性儉約身所御衣必浣染至再三欲以先天下

掌錦羅 籍綾帛

唐百官志織染署令一人丞二人掌染錦羅紗綾綃綢絁絹疋帛之事以供其官用及頒賜之數凡染大抵以草木爲質藍蒨以涅之梔子以渝之紫草以染紅紫蘇以變紅爲紫皁斗以黑之

署隸

唐語林曰陳諫強記染人歲籍所染綾帛丈尺寸爲簿合圖陳之覽悉記之

于監 局改爲司

續文獻通考金有尚方織染文思裁造文繡等署又曰元綾織錦染局至元中改爲提舉司

使號通經 所名雜造

明宋濂曰東廣孫君黃通經而能文詞洪武壬寅鄉貢進士今爲織染局使云

續文獻通考明織染所雜造局大使一員副使一員

冶

範金 型土

上鑄金爲器下鑄鐵模

善鍛 案程

晉書嵇康爲之佐欣然旁若無人宅中柳樹激水圜之夏月居下鍛鍾會往省之不與言鼓鍛不輟

程器大小

爲器 爲裘

周禮攻金之工六

金錫之節 黑白之氣

周禮攻金之工六注詳守業

攻金之工 修火之利

又曰凡鑄之狀金與錫黑濁氣竭黃白次之黃白之氣竭青氣次之然後可鑄

棄氏爲量 鍛氏爲鑄

多錫爲下齊

桃氏爲劒 築氏執下齊

多錫爲下齊步錫爲上齊並同禮

冶氏執上齊

唐李聽爲蔚州刺史有銅冶自天寶後廢不治民盜鑄不禁聽乃開五爐官鑄錢十五萬久無犯者

銅冶 鐵爐

唐柳宗

元文永州北郭有步曰鐵爐步蓋常有鐵者居其人去其爐毀者不知幾年矣

銀州金

通考遼太祖於渤海富州地置銀冶改名曰銀州孔帖唐文諡公主葬冶金爲俑怪寶千計寶曰唐百官志凡諸冶成器上數于府監然後供之

墓中成器

易鎔

又曰唐百官志邊州不置鐵冶器備以充用所需貨官供又云掌冶鎔金鐵銀銅及琉璃塗飾玉作銅鐵人采而官收以稅

禁中冶鍛

武王既伐商有泣者有司責其人曰吾冶家孫也數十年之間再易其鎔範矣吾祖始鑄田器歲東作必大售商賦重秉未耜者一撥不敢起吾父易之爲工器屬宮室臺榭修其售倍民凋力窮土木中輟吾易之以爲兵器會師旅戰陣其售又倍前也今四海將奉文理吾之業必壞武王聞之于是包干戈勸農事冶家子復祖之舊

大鹵金

棠谿工

柳宗元晉問大鹵之金棠谿之工火化水淬器備以充

邊州不置

署令一人丞二人掌鎔鑄器物

署令

唐百官志邊州不置鐵冶器用所需貨官供又云掌冶鎔金鐵銀銅及琉璃塗飾玉作銅鐵人采而官收以稅

開采聽民

續文獻通考宋孝宗乾道中有以銀鑞鹹者詢究且將名冶工即禁中鍛之

又曰金世宗大定中聽冶又詔金銀坑冶聽民間采無得收稅

淘金樓霞

又曰元世祖中統中令益都漏籍戶四千淘金登州樓霞縣每戶輸金歲四錢又二十八年置望雲銀冶

陶

陶瓦陶器并入

虞陶

紀甗

周禮有虞氏上陶注貴質人賂晉師以紀甗甗無底甗也實媚人國也

凝土

合土

周禮凝土以爲器禮記範金合土謂陶器也

不苦

陶器必良史記齊俗不苦窳河濱器不苦窳謂陶于人爲甗甗萬庾埏以爲器弄瓦而歌

陶人

埴器

冬官考工記陶人埴器瓬旊而窳脣實二鬴厚半寸脣寸七穿下注易

鼓缶

詩乃生女于地載弄之瓦易曰缶謂瓦棺

鼓盆

運甓

莊子喪妻箕踞鼓盆而歌

爲甑

用缶

周禮陶人爲甑

瓦棺

有虞氏瓦棺

鼓缶

易曰缶謂瓦棺

州每于齋中運壁甓壁俾力反事周禮二注塼拍也塼粘土也又曰凡瓦旋之事甓薛暴不入市注甓音括甓損傷也薛音百破裂也暴音剝不堅也四者為其不任用不入于市也曰戴盆何以望天下注孟子盜合鴛鴦瓦甑甗飢甓瓦

書甄官陶工績文獻通考金掌劉石及

埏埴之事柳宗元與呂恭書陶甄梓匠之俗埏泥屑石匠之工備孰火不得作化情竊之孔帖李珏牛僧孺碑埏泥範塼又曰西域拂菻無陶瓦屑白石墾屋堅潤如玉夔瓦易蒲於陵爲嶺南節度使教民作陶瓦又曰楊蘇州隄松江爲路夔瓦屋又曰王仲舒從嶺南節度使教民陶瓦易蒲屋以絕火患通考明司禮監修理經廠板瓦斧甎瓦續文獻萬斤白城塼三千个斧刃塼三千个斧刃零陵亭記陶土以埴埴在署側陶于水涯柳宗元零陵亭記陶土以埴亦在署側人無勞力又湘

妃廟碑陶埴于水涯乃樑乃載韋丹聚材宗室敎作唐韓愈韋丹墓志江南民不知爲瓦屋觀察使韋丹聚瓦材于場召工敎爲陶度其費爲佔人能爲屋者受材于官免其半賦孔帖宗室復轉嶺南節度使敎民作陶瓦唐劉禹錫嘉話錄右甕中退筆瓶裏著書軍孫智永住永興寺積年學書後有筆頭十二甕甕皆數萬宋揚文公談苑人言白居易作六帖以陶家瓶數千各題門目作七層架列置齋中命諸生采集其事類投瓶倒取之抄取成書故其所記時代多無次序

目作茶神幸爲酒器宋悅生隨鈔云時有鬻茶之家陶爲陸羽之像置于煬器之側庶百歲之後化而成土幸見取爲酒壺實獲我心

名曰茶神有文易則以茶祭之無則以釜湯沃之事詞類奇云鄭泉字文淵臨卒謂同類曰必葬我于陶家之側庶百歲之後化而成土幸見取爲酒壺實獲我心

金碧相鮮純粹如玉

元吳萊大食瓶詩西南有大食國自波斯傳茲人最解陶瓶素瓶一二尺金碧燦相鮮定州讓巧薄質厥深春風堂隨筆宋時有章生一生龍泉之琉田窯生二所陶青器純

粹如美玉生一所
陶色淡皆爲世貴
云旒大甌甕小所任
注云甌讀如甫旒讀
型 藝精埏埴 制
寐 合太和以融結
猶土型之德 並柳宗元進磁器表

陶二

原 記曰夫人繅三盆 增 周陶正 左傳曰昔虞閼父爲周陶正 陶
復陶穴 詩古公亶父陶復陶穴未有室家 昆吾作陶 尸子 瓦合之
衆 負擔

任各有宜 鑄必以土 宋嬾眞子録隴右詩任各有宜考工記云搏埴之工陶旊注云旊讀如放 明劉基曰鑄洪鐘必以土 且無瓦釜之鳴 是

原 任力 息肩 說文曰擔任也力所勝任也 傳 負荷 贏旅 其父析薪其子弗克負荷 方言曰贏旅荷
鄭請息肩于晉注以負擔喻也 楚陳宋之間曰贏燕之外郊越之
東甌吳之外鄙謂之旅南楚謂之贏自關而西隴冀以
往謂之荷凡以驢馬 贏載物者謂之負他亦謂之荷

荷蓧 負薪 論語遇丈人以杖荷蓧 禮 弛負
未能負薪又云有負薪之憂

代擔 傳齊使敬仲爲卿辭曰羈旅之臣弛于負擔君之
惠也 先賢行狀曰平原有盜牛者曰無使王烈
聞之明年國中有父姓名不語頃之父老負擔重人代擔數十里至家問
其盜牛人也烈使表其盧而異焉 擔爵 負書擔人之爵
見即代擔者以告烈使問之乃昔失劍于路一人得而守之至暮還
後魏高允性好文學 小人之事 儓石之儲 易負
擔笈負書千里就業 小人之事也 晉劉毅家
無儓石之儲一鄉百萬 輦負 肩擔 唐史王求
輦以來服牛乘馬今輦負則人代畜 禮疏自軒
唐韓愈城南聯句詩刘熟擔肩頼 子通相代 元

彥自勞 孔帖李子通居鄉見班白負戴者必代之晉書謝秀元彥避難宿渠鄰里宗族憑之者以百數秀年八十衆欲代猶足自起不以垂杖之年累諸君也

王子自負 後漢書曰趙孝字長平父爲田禾將軍任孝告歸常白衣步擔齎書曰桓康隨武帝在韻縣奏始初擔一頭貯穆后一頭山中與門客蕭欣祈餘人相結破郡獄出東觀漢記曰馬成爲刻令上征河北成贏衣步擔渡河渚上晉書曰董養字仲道見洛陽東北步廣里地陷有二鵝出焉蒼者飛去白者不能飛顧謂謝阮季曰易稱知幾其神乎乃與妻荷擔入蜀也

郎官步擔 負樵

馬成渡河 董養入蜀

擔春 唐韋應物白沙亭逢吳叟歌問之執戟亦先朝零落艱難却負樵明高啓賣花詞陌頭擔得春風行

春 碓磨附

原 爲臼杵 供米物 易曰巽木爲杵掘地爲臼臼杵之利萬民以濟蓋取諸小過 周禮云舂人掌米物祭祀共其齍盛之米凡饗食共其牢醴之米凡賓客共其食供其食米掌凡米事 梁賃 漢歌東觀漢記曰梁鴻于皐伯通家賃舂爲事歸其妻齊眉通察而異之 史漢文殺淮南王人歌曰一斗粟尚可舂兄弟二人不相容 變服 赭衣 漢公沙穆來遊太學無資乃變服爲傭爲吳佑賃舂之間 漢書申公白公衣赭舂于市 不中程 禮鄰人以鉛杵舂不中程輒掠之秦百里奚死舂者不相杵 漢江都王罪不相杵有喪舂不相杵

唐 除芒 唐杜甫詩曰落杵光輝白除芒子粒紅 落杵 宿舂婢舂 唐劉禹錫上杜司徒書北距澧浦資宿舂而後行 雲母 杜牧杜秋娘詩珊瑚碪高齊作婢舂黃粱

舂雲 碓泉 元周權詩

橋斷舂堤多積雨溪深野碓自舂雲 又

聲似砧悽曰野碓舂泉分澗急山鐘送曙出雲遲 又

鄰女舂 唐李白詩水舂雲母又鄰女夜舂寒

光同玉粲 唐劉恂嶺表録異曰春堂者以渾木刻爲一槽一槽兩邊約排十杵男女間立以春稻梁敲磕觸觚觚皆有遍悽不能比其瀏流也

碭磨 馬磨

連機 作賦 晉諸公贊曰杜元凱作連機水碭由此洛下穀價豐賤

石碭 自給 説文磨石碭也

費褘食湯餅索筆作賦成稱善 魏舒使守 晉諸侯稱爲太子少傅詔賜舒字陽元少遲鈍雖叔父猶不知之使守水磨不介意

衛瓘不受 魏舒使守

三十餘區 二十餘區 京兆太守郡界漢水有公主碓二十餘區所在塞流水轉爲侵害上表封諸水碓獲便利也

董德之碭 漢水公主之碓 既搖迴蟻之輪 還破鳴鳩之麥 並舊判

碭不妨民 隋弛致水文獻通考神宗熙寧中詔創水碭碾碓有妨民田灌溉者以違制論續文獻通考金宣宗貞祐中詔中書省議弛諸處碾碭以水灌溉民田

轉快年豐 運遲歲儉 梁吳均齊諧記曰吳興故僕縣東三十里有梅溪山山根直竪二石可高百餘丈至青而圓如兩間屋大其上復有盤石圓如車蓋恒轉如磨聲若風雨土人號爲石磨轉快則年豐運遲則歲儉

衝風而磨 楚材詩 元耶律

縣杵以舂 驛騾駟 若驛騾駟以之運磨不明劉基集曰驛騾駟以舂不可以爲磨又曰方石不可以爲磨

不運 方石難爲 若驛騾不明李日華蓬櫳夜話歙石碓杵新梗自注云西人作磨又注云西人皆縣杵以舂

旃檀作車 硯材 十里磨墨一石碓米一斛工製腐碭皆紫石細稜蓋硯材也蔵受磨絶膩無滓煮負不用鹽豉也

財利一

貨 說文曰財人所寶也 廣韻曰貨也賄也 易曰何以聚人曰財 又曰乾始能以美利利天下 書洪範八政二曰貨 禮記曰君子不盡利以遺民 謂不與人爭利不兼人之利 又曰禮也者合于天時設于地財 周禮曰以九兩繫邦國之民六曰以利得人 注云爲政之利 又曰凶年荒政則舍利 注無禁利也 左傳晏子曰人各有爭心故利不可强思義爲愈義利之本也 後漢書曰劉毅字伯興上書云郡國禁二業致使畎者不得漁今江濱海潮君人資漁採且以閑月無關二業 管子曰不務天時則財不生不務地利則倉不盈 文子曰使信士分財不如探籌使廉士守財不如閉戶 呂氏春秋曰白公愛財若梟之愛子 潛夫論曰富貴而交者上有稱舉之用下有貨財之益 陸贄奏議曰趨小利者昧遠圖

續文獻通考宋乾道中陳良祐奏今之言利者多要生財生財乃所以病民願取見一歲所入之賦其取于民者已過則從而捐免之以寬民力 又曰金世宗大定中參知政事梁肅論生財輸用八事 又曰元仁宗初即位諭太府監臣曰財用足則可以養民給軍旅自今雖一繒之微不言于朕毋輒輕以與人

財利二

漢書曰疏廣歸鄉里日令家共具設酒食請族人故舊賓客相與娛樂居歲餘廣子孫竊謂其昆弟老人廣所愛信者曰子孫幾及君時頗立產業基址今日飲食費且盡宜從丈人所勸說君買田宅老人即以閒暇時爲廣言此計廣曰吾豈老誖不念子孫哉賢而多財則損其志愚而多財則益其過金者聖主所以惠養老臣故樂與鄉黨宗族共饗其賜以盡吾餘日于是族人悅服　後漢書曰樊重三世共財　孔帖唐蕭嵩家饒于財　又曰武攸緒築大庫百餘舍聚所得財　續文獻通考宋高宗時使虞允文總領四川財賦王之望自利州往會之之望數以軍興費廣爲言朝廷令勸民戶獻納之望因是親至梁洋諭豪民使之輸財焉　元史史天倪傳天倪永清人曾祖倫因築室發土得金始饒于財　又曰姜義姑者字道眞以貲雄于鄉　明敖英東谷贅言曰曹月川洛中名儒也里中常有二叟訪之一叟劇談世利紛華一叟略談尋幽弔古月川評之曰一叟胸襟是黑風暗月一叟胸襟是青山白雲

財利三

原　兵蠹　民同　兵者財用之蠹　孟子文王之囿與民共之謂與民同利也　藩身　生孽　左傳曰貨以藩身愛焉子何又曰編利生孽　罕言　多怨　子罕言利　放

于利而行多怨 八政九兩並詳前一 無禁 自封公無禁利也 謂與人共利自專封 厲禁 發身 周禮謂山野之林遮禁也 錮 禮記仁者以財發身 齊民之利 喻小人 小人喻于利 雞豚不察 布帛露積 禮記 孟獻子曰畜馬乘不察于雞豚伐氷之家不畜牛羊爲兼利也 晉平原王幹雖有爵祿若不在已秩俸布帛皆露積腐爛 民禁二業 仕無販賣 上注詳前一禹上疏欲令諸曹侍中以上毋得販賣犯者請免官及削爵 趨利如水 正德以幅晁錯云趨利之人如水走下 晏子曰人生厚而利于是乎正德以幅之謂之幅利 凶荒無禁 侵奪不赦 上注詳前一月令山林藪澤有能取蔬食田獵禽獸者有司教導之其有相侵奪者罪之而不赦 惠而不費 因民之所利而利之而不費乎 積而能散 禮 地材 邦禁 衆庶所資 職司是掌 物既阜蕃

國寧之用 道存利物 政在養民 公不害私 利惟和義 與衆共之 禮不獨有 將思佐賦 曾不卹人 惡其棄于地 不必藏之已 並禮運 國有四人 業惟區別 職無貳事 利不兼并 爲邦以禮財則有餘 作法于貪人將安仰 禁彼山林苟以利之爲 禮林麓川澤以時入而不禁 巖其厲禁豈曰仁而愛人 趨利 上詳下詳前一 無巖 不訾 孔帖曰河安王元祥性庸容所至營 財 又曰外戚獨孤恩居財不訾 哀貨 居賄 又曰齊湣爲西道采訪使哀貨財遺謝貴幸 又曰裴曲先滴北庭無名檢居賄二年至數萬復名檢 篡大庫 走絲毫 上詳前二 又曰盧坦書 走絲毫之利 之望諭輸 梁肅論用 上詳下詳前一 上詳前二

捐之寬力　足以養民並詳前一　義姑雄貲　里吏談
利並詳前二　仁無貪貨　義有通財白居易疏　不足則取
有餘則舍　量出以為入　定額以給資　年進月進
之名　正制三節之獻俱唐元稹錢貨議　名勝于利則偷競
日銷　利勝于名則貪暴滋起唐薛登疏　利為民得則源
博而有益于官　利為官專則源狹而有損于民明太祖語
財利四

聚人詳前一　奪人專利奪人　不回不為利回　不盡詳前一
不殖書不殖貨利　悖入悖而入悖而出　盈厭　國禁　野
禁　司出入周禮地官司貨賄之出入　比財尸子曰商賈比財

狥財莊子曰貪夫狥財　爭財風俗通曰沛中有富豪家資三千萬小婦子是男又早失母其大婦女甚不賢公病困人為遺令云悉以財屬女但以一劒與男年十五以付之兒後大姊不肯與劒兒乃詣官訴之司空何武曰劒所以斷決也限年十五有智力足也女及壻溫飽十五年已幸矣議者皆服謂武原情度事得其理

財計歸司續文獻通考宋建炎中趙開言財利當出于一祖宗朝天下財計盡歸曹計　以利與民金梁肅生財舒用八事五曰罷榷酤以利于民

財利五

策宋蘇軾策曰夫天下未嘗無財也昔周之興文王武王之國不過百里當其受命四方之君長交至于其庭軍旅四出以征伐不義之諸侯而未嘗患無財方此

之時關市無征而山澤不禁取于民者不過什一而財有餘及其衰也內食千里之租外收千八百國之貢而不足于用由此觀之夫財豈有多少哉

淵鑑類函卷三百五十九

火部一 火 烽 燧 煙

火一

原釋名曰火化物也亦言燬也物入即皆毀壞也 說文曰熯蒸火也煨盆中火也熛火飛也煩爚火光也元命苞曰火之爲言委隨也故其立字人散子者爲火易曰離爲火 又曰燥萬物者莫熯乎火 又曰火就燥 又曰火在天上大有君子以遏惡揚善順天休命 增又曰天與火同人山下有火賁澤中有火革木上有火鼎山上有火旅火在水上未濟 詩曰叔在藪

火烈具舉　又曰如火烈烈則莫我敢遏　原　尚書曰

藻火粉米畫爲火形也　又曰火炎崑岡玉石俱焚言火遞而燼玉也

天吏逸德烈於猛火　又曰若火之燎於原不可撲滅諭其猶可撲滅火炎不可近尚可撲滅諭言不可信尚可刑戮也　又曰洪範五行二曰火火曰炎上炎上作苦　楷　又曰予若觀火

又曰無若火始燄燄厥攸灼敉弗其絕　原　禮記月令曰孟夏之月盛德在火　又曰仲春無焚山林　楷

又曰季春出火爲焚也　又禮運曰後聖有作修火之利范金合土以炮以燔以烹以炙　又表記曰火之於民也尊而不親　周禮曰司爟掌行火之政令四時變

國火以救時疾季春出火民咸從之季秋內火民亦如之時則施火令凡祭祀則祭爟凡國失火野焚萊則有刑罰焉　又曰仲春以木鐸修火禁於國中注謂季春將出火也火禁請用火之處及備風燥　原　左傳曰火龍黼黻　又曰鄭子曰炎帝以火紀官故爲火師而火名　又曰古之火正或食於心或食於咮心鶉星咮鶉首也以出內火是故咮爲鶉火心爲大火謂火正之官配食於火星也建辰之月鶉火星昏見南方則令民放火建戌之月火星伏在日下夜不得見則令民內火以禁放火者也　又曰陶唐氏之火正閼伯居商丘

又曰人火曰火天火曰災　楷　又曰鄭鑄刑書士文伯

曰火見鄭其火乎火未出而作火以鑄刑器火如象之不火何爲　又曰子產曰火烈民望而畏之故鮮死焉

又曰昭公十七年冬有星孛於大辰西及漢　夏之八月辰星見在天漢西今孛星出辰西光芒及天漢申須曰彗所以除舊布新也天事恒象天道恒以象告於人　今除於火火出必布焉諸侯其有火災乎　今火向伏故知當須火乃布散爲災

原山海經曰厭火國獸身黑色火出口中　言能火

增又曰令丘之山無草木其上多火　又曰西海之南流沙之濱赤水後黑水前有山名曰崑崙之丘其外有炎火之山投物即然　今扶南東萬里有著薄國卓復五千里有火山國維察兩火常燃有白鼠常出山邊求食人捕之以作布而今之火浣布此類也

原謖周古史考曰古者茹毛飲血燧人初作燧火人始燔炙　國語曰火焚其轅器子孫爲疑由王者薨棄五則則常也

增又曰火無災曰煇　史曆書曰顓帝命火正黎司地　漢書曰蒯通曰臣之里婦與諸母相善夜亡肉姑以爲婦盜遣之里母即束縜請火亡肉家曰昨夜犬得肉鬬相殺請火以理之　五行志曰火南方揚光輝爲明者也其於王者南面向明而治　後五行志注曰火者陽之精也火性炎上人所用烹飪者也

魏武帝明罰令曰聞太原上黨西河鴈門冬至之後百有五日皆絶火寒食云爲介子推

原北史王劭上請

變火曰在晉時有人以洛陽火渡江者世世事之火色變青令温酒及炙肉用石炭木炭火竹火草火麻荄火氣味各不同以此推之新火舊火理應有異　隋天文志曰火爲威德　元史祭祀志光禄卿以陽燧取明火供爨　又曰執炬者以炬燎火

原 莊子曰指窮於爲薪火傳也不知其盡也

絶 晉 又曰堯讓天下於許由曰日月出矣而曜火不息其於光也不亦難乎　又曰利害相摩生火甚多

涼 尸子曰燧人上觀星辰下察五木以爲火　孫子曰凡火攻有五一曰火人二曰火積三曰火輜四曰火庫五曰火燧

晉 荀子曰施薪若一火就燥也

原 春秋繁露曰若火不炎上秋多電由王者視不明也　又曰若人君惑於讒邪內離骨月外疎忠臣咎及於火則大旱必有火災　淮南子曰陽燧見日則燃而爲火（陽燧金也）日高三四丈持以向日之寸餘有頃焦吹之則得火（日燥艾承）

晉 又曰練木生火練火生雲　又曰失火而遇雨失火則不幸遇雨則幸也

原 抱朴子曰南海之中蕭丘之上有自生之火常以春起而秋滅丘方千里當火起時此丘上純生一種木火起正著此木雖爲火所著但小焦黑人或以爲薪者如常薪

但不成炭炊熟則灌滅之後復更用如此無窮又夷人取木華績以爲火浣布皮亦剥以灰煮爲布但不及華細好耳　又曰有白鼠大者重數斤毛長三寸居空木中其毛亦可績爲布故火浣布有三種焉　春秋潛潭巴曰火從井出有賢士從人起火明賢者象賢人屈滯象從井出　春秋考異郵曰火者陽之精也　風俗通曰城門失火禍及池中魚按百家書宋城門失火自汲池中水以沃之魚悉露見但就把之　又曰夫火者南方陽光輝爲明聖人鬱之而治取其象也　增白虎通曰火之爲言化也陽氣用事萬物變化　原白澤圖曰火之精宋無忌

增河圖汴光篇曰陽精散而分布爲火　宋程子曰本朝鑽木取火謂火生於木非也兩木相戛用力極則陽生金以石相軋則有火非特木也　元臨川吳氏曰君火正夏之交東南之維震巽也相火正夏之時正南之方離也　原元中記曰南方有炎山焉在扶南國之東加營國之北諸薄國之西山從四月而火生十二月火滅正月二月火不然山土但出雲氣而草木生葉枝條至四月火然草木葉落如中國寒時草木葉落也行人以正月二月三月行過此山下取柴以爲薪然之無盡時取其皮績之爲火浣布　十洲記曰炎洲在南海

中地方二千里去岸九萬里上有風生獸似豹青色大如狸張取之積薪數車以燒之薪盡而此獸在火中焚其毛不焦斫刺不入打之如皮囊以鐵錐鍛其頭數十下乃死以其口向風須臾便活而起以石上菖蒲塞其鼻即死取其腦菊花服之盡十斤得壽五百歲　又曰有火林山山中有火獸大如鼠毛長三四寸或曰山可百里許取其獸毛績以爲布名曰火澣布國人衣服之垢污以水浣濯之終日不潔以火燒布兩食久許出其垢即去白如雪　出西京雜記曰樊噲問陸賈曰自古人君受命於天有瑞應豈有是乎賈曰有之夫目瞬則

得酒食燈火華則得錢財故目瞤則祝之火華則拜之況天下大寶非天命何以得之哉　原廣志曰火洲在南海中火然洲其木不死更鮮　博物志曰積油萬石則自然生火泰始中武庫火積油所致也　古今注曰陽燧以銅爲之形如鏡照物則景倒向日生火　拾遺記曰岱輿山有草名莽煌葉圓如荷去之十步炙人衣服則燋鳥獸不敢近也刈以爲席冬彌温以枝相磨則火出　又曰燧明國有火樹名燧木屈盤萬丈雲霧出於中間折枝相鑽則火出矣後世聖人以食救萬物乃至南垂目此樹表有鳥若鸜以口啄樹槃然火出聖

人因取小枝以鑽火號爲燧人氏在庖犧之前則火食起乎茲矣 原地鏡圖曰黃金之見爲火 異苑曰臨邛有火井漢室隆則炎赫彌熾桓靈之際火勢漸微 續郡國志曰連渾府有火井炎氣上升以草焚之則煙騰火發故名焚臺 原里 續齊地記曰東武有火木燒之不死亦不損也 原括地圖曰神丘有火穴光照千里 續齊地記曰東武有火木燒之不死亦不損也 唐文粹楊烱渾天賦師門何術今驗火而登仙 或問朱子曰四時取火何爲季夏又取一番朱子曰土王未月故取之 陸游老學菴筆記曰南鄭見一軍校火山軍人也言火山之南鉏鑊所及烈燄應手涌出故以火

名軍 續文獻通考曰遼道宗清寧中扈駕車營火賜錢粟及馬有差 又曰太康中祥州火遣使恤災 明陸深清暑筆談曰廣野中陽燄望之如波濤奔馬

火二

原禮含文嘉曰燧人始鑽木取火 列仙傳曰甯封子黃帝陶正掌火能作五色煙 家語曰堯火帝而王尚赤 列仙傳曰陶安公六安冶師也數行火一旦散上紫色衝天須臾朱雀止治上曰安公安公治與天通呂氏春秋曰伊尹說湯五味九沸九變火爲之紀 續史記曰武王既渡河有火自上復下至於王屋流爲烏

其色赤　原　韓詩外傳曰晉平公藏寶之臺燒救火三日三夜乃勝之公子晏柬帛而賀曰臣聞王者藏於天下諸侯藏於百姓農夫藏於囷庾今百姓之於外而賦斂無已昔桀紂殘賊爲天下戮今皇天降災於藏臺此是君之福也　韓子曰魯燒積澤天北風火南倚恐燒國哀公懼自將衆趨救火左右無人盡逐獸救火者苦而無名問仲尼仲尼曰夫逐獸者樂而無罰救火者苦而無賞此火所以不救也事急不及以罰救火者盡賞之則舉國不足以賞於民請從行罰乃下令曰不救火者比降北之罪令下未徧火已滅矣　又曰越王問於大夫種曰吾欲伐吳對曰可矣何不試焚宮室於是遂焚宮室民莫能救火乃下令曰民之救火而死者比死敵之賞民之塗其體被濡衣走火者左右各三千人　吳越春秋曰越王思報吳冬則抱氷夏則握火　戰國策曰楚王遊雲夢野火之起也若雲霓　史記曰龐涓追孫臏臏量其行暮當至馬陵乃伏兵斫樹白而書之曰龐涓消死此樹下於是令齊軍萬弩夾道暮火舉而俱發涓夜至見白書乃舉火燭讀之未畢萬弩俱發涓敗死又曰騎劫攻即墨田單取牛千頭衣以五采束刃其角結火其尾穿城而出壯士隨牛後火光明炫耀燕軍視

牛皆龍文所觸輒死　列女傳曰梁姑姊其室失火兄子與二子在內欲取兄子輒得其子火盛不得復入婦人曰梁豈可户告人曉邪被不義之名何面見兄弟國人哉遂赴火而死　晉魚豢典畧曰秦伯出獵至於咸陽有火鳥流下化爲白雀銜綠丹書集於公車　原三輔黃圖曰秦始皇帝葬驪山六年之間爲項王所發牧兒隨羊冢中燃火求羊燒其槨藏　漢書曰項王西屠咸陽殺秦降王子嬰焚其宮室火三月不滅　東觀漢記曰郅惲爲長沙有義士古初遭父喪未葬鄰人火起及初舍棺不可移初冒火伏棺上會火滅　又曰廉范爲蜀郡成都地迫屋狹百姓夜作以供衣食又禁火民復弊之失火者日屬范令夜作但使儲水百姓皆院　又曰梁鴻牧豕長安上林苑中失火延人家問所燒財物悉推豕償之其主言少鴻願以身作躬執其勤　神仙傳曰樂巴爲尚書正旦會得酒西南漱云成都市失火漱酒作雨　樊英列傳曰英隱于壺山嘗有黑風從西方起英謂學者曰成都市火甚盛因含水西向漱之乃令記其日後有從蜀來者云是日大火黑雲平旦從東起須臾大雨火遂得滅　汝南先賢傳曰郭虞從南郊含酒東北三噀云齊失火以厭之後齊果上火事

又曰蔡君仲有至孝之心母終棺在堂西舍失火將至
君仲伏屍號哭火越向東家　陳留耆舊傳曰劉昆爲
江陵令民有火災昆向火叩頭即霈然下雨詔問反風
滅火虎北渡河何以致此昆曰偶然爾帝曰此長者之
言也　英雄記曰周瑜鎮江夏曹操欲從赤壁渡江南
無船乘艚從漢水下住浦口未即渡瑜夜密使輕船走
舸百數艘艘有五十人移棹人持炬火火然則迴船走
去去復還燒者須臾燒數千艚火大起光上照天操夜
遁去　搜神記曰糜竺常從洛歸未至家數十里見路
次有好新婦從竺求寄載行二十餘里新婦謝去謂竺
曰我天使去當往燒東海糜家感君見載故以相語竺
因請之曰不可不得不燒君快去我緩來日中必火發
竺乃急行達家便出財物日中而火大發　異苑曰晉
惠帝元康三年武庫火燒孔子履漢高斬白蛇劒王莽
頭等　晉中興書曰殷浩北伐江遹爲長史遹取百雞
以長繩連脚皆繫火一時驅放飛過壑集於羌營火皆
然　葛仙公別傳曰公與客談話時天寒公謂客曰
居貧不能人人得爐火請作之大火以共煖焉仙公因
吐氣火赫然從口出須臾滿室坐客皆熱脫衣矣
晉書曰晉宮中嘗夜失火武帝登樓望之愍懷太子年

五歲宰帝褪入闇中帝問其故太子曰暮夜倉卒宜備非常不宜令照見人主也由是奇之　又曰韓康伯家貧年數歲母為作襦令伯執熨斗謂之曰且著襦尋當作複褌伯曰不復須母問其故對曰火在斗中而柄尚熱今著襦下亦當煖母甚異之　又曰王獻之常與兄徽之共在一室忽然火發徽之遽走出不遑取履獻之神色怡然徐喚左右扶出　又曰庾亮鎮武昌夜半望見城內有數炬火從城上出如大車狀白布幔與火俱出城東北行至江乃滅　原抱朴子曰吳世姚光有火術吳主積荻千束火焚荻了盡光悞坐灰中振衣而起

增梁書曰阮孝緒家貧無以爨僮妾竊鄰人樵以繼火孝緒知之乃為不食令撤屋而炊　後魏書曰祖瑩好學以夜繼晝父母恐其成疾禁之後然火讀書以衣被蔽塞窗户恐為家人所覺也　又曰蕭鸞遣魯康祚侵太倉口傳永以賊若夜來必應渡淮以火記其淺處永既設伏乃密令人以瓠盛火渡淮南岸當深處置之教之云若有火起即以然之其夜康祚等來斫永營東西二伏挾之康祚等奔淮水火既競起不能記其本濟處遂望永所置之火而爭渡焉水深溺死斬首數千級　北齊書曰神武西征登鳳陵命李義深李士畧共作

檄文皆辭請以孫搴代神武乃引搴入帳自爲吹火促之搴神色安然援筆立就　孔帖唐太平公主下降自興安門內設燎相屬道樾爲枯　九國志吳盧文進遷潤州節度城中火救之不息文進怒自出州門使名馬步使將斬之聲至火即滅　續文獻通考曰唐鄭潛曜母代國長公主寢疾潛曜刺血爲書請諸神丐以身代火其書而神許二字獨不化翼日立愈　宋王銍默記曰周王朴夜與世宗微行止五丈河旁中夜後指謂世宗曰陛下見隔河如漁燈者否世宗隨亦見之一燈熒然迤邐甚近則漸大至隔岸火如車輪矣其間一小兒如三數歲引手相指朴曰陛下速拜之既拜漸遠而沒　續文獻通考曰宋顧筆仙鸞筆遇仙年九十七一日積葦庭中坐其上自舉火焚之但見烈焰中乘火雲而去　又曰遼太宗會同元年三月虎宮楊單赴乾寧陵爲滄州節度使田武名所圍高模翰與趙延壽聚義往救有火光自模翰目中出縈繞旗矛焰如流星久之模翰喜曰此天贊之祥也遂進兵殺獲甚衆　又曰金太祖初伐遼師唐括帶斡甲之地諸軍攘射介而立有如烈火起於人足及戈矛之上人以爲兵祥明日至扎只水光復如初後果克敵　又曰收國元年正月進師

伐遼次寧江州有火光正圓自空而墜上曰此祥徵酔白水而拜進逼速古魯城大敗遼師　又曰金温石相州人幼孤母終廬墓側旦作粥一盂析為三食之不復舉火　又曰郭斌女奴者斌守會州城破妻子皆焚死女奴自火中抱兒出授人曰將軍盡忠此其兒也幸哀而收之言畢復投火死元將聞之為保其孤　又曰元順帝二十三年石州有人持鎗矛忽生火焰抹之即無搖之即有　元史余丙建德遂安人父亡結廬古山下殯其中日閉户守視有牧童遺火延殯廬丙與子亟撲不止欲投身火中與俱焚俄暴雨火滅　又曰劉源歸

德中牟人母吳年七十餘病不能行火起延至其家源趨入抱母為火所焚而死　續文獻通考曰明武宗正德中山東文登縣火起桑樹樹燔而枝葉無損　又曰江西餘干縣仙居寨夜大雷電有光如箭墜旂竿上如燈籠光照四野士卒撼其旗直飛上竿首因發砲衝之其火四散鎗首皆有光如星須臾而滅　又曰裴慶蘇州人二十七代天師某抵姑蘇知其異人長跪延之慶約三年後俟我於廬峰頂上遂別去越三年果歸檐棄履數石壘一洞自入塞其門火自內發焚訖烈焰中猶見慶乘白鶴昇天天師俟於廬峰頂慶果至並去莫知

所之　又曰江西唐治父以九十卒鄰家火起或挽之出曰父在此我死不出火息後所居蹔然獨存孝子竟以薰炙伏棺死

火三

涼　化雀　流烏　上魚豢典畧　下史記並詳前二　外照　內陰　湛方生論曰俗之談者以爲火外照無納影之能內陰居內故鑒之可映也功也　張隱文士傳曰離火陰居內故鑒之可映也　焚芝　爨杠　抱朴子曰虞巫山之失火恐芝艾之并燔火冬爨松燃淮南子曰夏爨柘燃火楚詳前一　登庫　搆祠　左傳曰宋衞陳鄭皆火梓慎登大庭氏之庫以望之　漢書陳勝吳廣叢祠中夜搆火狐鳴呼曰大楚興陳勝王　束縞　徙薪　新論傳曰託言淳于髡至鄰家見其竈突直而積薪在旁謂曰此有火災即更爲曲突遠徙其薪　光戟　生

矛　沈約宋書曰晉惠帝永興元年成都王伐長沙每夜戈戟鋒有火光如懸燭　漢書曰車師後王姑句家矛端生火其妻股訾陬謂向曰矛端生火此兵氣也子曰丈人之慎火也塗其穴故丈人無火難也塞其隙白圭之行堤　連雞　結牛　並詳前二　珠汗　荷厭　國語曰楚王孫圉聘於晉謂趙簡子曰珠足以汗火災則寶之　沈約宋書曰殿屋之爲圓泉方井蓮荷華者以厭火祥　談談　烈烈　上尚書　下毛詩並詳前一　泥中　水上　魏收後魏書曰張天錫時有火然於泥中　下易經詳前一　臨邛井　神丘穴　並詳前一　延北閣　越東家　范蔚宗後漢書章帝時新平王家失火延及北閣後殿殷曾祖母柩在殯西鄰失火風飄甚盛殷夫婦叩殯火災遂燒東家　順星　取日　順火星藏見而出納火也　周禮季春出火季秋納火注云順火星藏見而出納火也　金　燧取火於日也　去藁　徙薪　左傳去表之藁注表火道藁草也　漢書曲突徙薪無恩澤焦

頭爛額爲上客漢時人有上書論徐福先言霍氏也　燔柴　然管　書燔柴祭天論衡曰夫
然一管火爨一尺冰終日不熱持一尺冰置庖廚中終夜不寒何也微之感大不能動也今鄒子不過如管火
尺冰而皇天巨大不徒鑊冰庖廚也一仰天歎天爲雨霜何天之易感霜之易降　燒棧　焚
舟　史張良勸漢王左傳秦孟明　祭爟　祈墉　周禮爟火也祭之者報其爲明之功也詳
前一左傳子產祈火於四墉　鑽燧　徹屋　周禮改火燧人氏始用火春取榆柳之火夏取
棗杏之火秋取柞楢之火冬取槐檀之火一年中鑽火各異逐時也左傳宋樂喜火所未至徹小屋塗大屋
陳畚挶具綆缶備水器量輕重蓄水潦積土塗巡丈城繕守備表火道具正徒令燧正奔火　沈熒
飛燄　蜀都賦火井沈熒於幽泉高燄飛扇　禍始　治象　左傳士文伯對晉侯
商人閱其禍敗必始於火是以知天道將有火風俗通詳前一　方揚　不息　詩燎之方
揚莊子詳一　不親　非愛　禮表記詳前一韓詩外傳不數易非愛火也　不禁

先言　東觀漢記廉范爲蜀守不禁火但嚴水備人歌曰不禁火民安作漢書魏勃曰失火之家豈
暇先言主人後救火乎　鬱彼　赫然　鬱彼火氣葛仙公吐詳前二　供祭祀
救時疾　周禮司烜氏以陽燧取明火於日以供祭祀之明燭注以明火爇燭也司爟氏詳前一
仙公吐　介子焚　葛元詳二晉文公焚林介子推死　焚雉裘　濡
馬褐　晉帝焚雉頭裘下救火　焚柏梁　燒夷陵　柏梁災而作建章以厭火白
起攻楚燒夷陵　叶宋廟　焚吳宮　左傳或叫于宋太廟曰譆譆出出鳥鳴於亳社如曰譆
譆秦始皇時吳宮吏以火照鷰窠燒吳宮　抱薪救　起屋厭　文子是猶抱薪而救
火漢書言越俗起屋以厭火　書焚室　罰焚萊　鄭子產書焚室而寬其征與之財
下詳前一司爟氏注野焚萊擅放火者　焚巫尪　燒公署　魯旱公欲焚之晉尚書
郎顗曰近太祝署失火燒三間半署在廟北隔道在重牆內又即已滅顗爲詔旨所問主者以詔聞顗責尚書

不按禁止此 輩皆爲過當 濡帷從脫械救易林齊濡帷幕懿攸從之蒙莫公屋劉榮坐事郡付縣獄爲野火所及禁院械救火事畢還獄自著械 災西門 禳回祿西門用馬祀船庚皆非禮 鄭 劒飛武庫 象奔吳師晉武庫火累代寶盡焚見斬蛇劒飛左傳楚昭王使執燧象以奔吳師謂以火繫象尾 丹丘千年 秦宮三月拾遺記曰卅六年之燒下詳前一望而畏之 蹈而死者子產語詳前論語水火吾見蹈而死者矣 廟焚則哭 廢焚則拜禮有焚先人之廟者則哭三日廢焚孔子拜鄉人之爲火來者 兵猶火也 鄭其火乎左傳弗戢將自焚下詳前一 四墉 用馬於宋樂喜使祝宗用馬於四墉墉城也積陰之氣故祝之左傳國不市人爲社被襲於四方林冷火災禮也 被襲於四方 陽精 炎德 生木 尅金

陽精上騰 炎氣旁達 雖政在救災 而仁唯愛物 徒望成都之雨 誰反江陵之風 配五行而攸序 備六府而孔修 季桓爲政猶止傷人 尼父退朝不問乎馬 拜華 拜則拜之詳前一 刈草 陸賈語火華則草以枝梧磨則草煌 火出詳前一 代日 勝月 拾遺記宛渠國夜則冢然石以代日光大如衆神耀一宮 服霜 練雲 抱朴子曰六夏日服六壬之符或服飛霜之散則不熱幼伯子生仲都二人夏日中周以重裘曝夏日中周以爐火四不輒熱用此方也 然木 啄枝神異經曰南荒其中生木晝夜火然得暴風雨火不滅 伏羲禪於伯亞 堅則火消之火部詳記燧明國詳前一 錯木 消金 河圖挺佐輔曰淮南子曰內暗外明 如輪 似幔 周世宗事詳前二 庾亮事詳前二

光 宋張載正蒙曰火吻暗而外明 張衡靈憲曰日匹火月匹水火則外光水則含影 水妃

土母 宋蘇軾詩曰丁女眞水妃寒山煽火起明陸深海暑筆談曰香品皆產南方南離位離主火火爲土母火盛則土得養 反風 漱雨 慧 定海見主家火起以材指之乃反風而滅 漢欒巴詳前二 獸吐鳥銜 續文獻通考明鄞城西海會寺一日往鶴潛時延綴定宇四墩房珍裘親盡禮去墓一百里每行輒遣回郵寄字君珍常有鳥銜火以投之 八人四老 孔帖曰唐翟天師乾祐常入夔州市大言曰今夕當有八人過此可善待之人不知火字也又曰王維輞川林下坐用雷門四老石燈滅則石中鑽火 石軋木摩 宋程子語詳前一 女丁 詩曰婦壬韓愈陸渾山火詩婦壬傳世婚 舍田 焚寧 村甫詩舍田別將王童之謀夜焚寧積救火發令軍中曰敢救者斬明日

捕斬以徇 遂遷涇州 賜粟 恤災 遼道宗清寧中事詳一 焚和 燒山 上莊子詳一 圓覺經曰取螢火燒須彌山終不能著 照蟹 驚猱 宋蘇軾詩曰野竹爆哀聲絕桂飄寒芬悲同秋照蟹快若夏燎蚊 又曰照山炬火落猱驚 陰巖 陽燄 宋歐陽修詩曰陰巖火自生 明陸深語詳前二 筒盛 矛見 博物志曰臨邛有火井深六十餘丈火上出人以筒盛火行百里餘 焚槐 炎草 莊子猶可然也 元順帝時事詳前二 焚大槐 陸景典語曰衝風水中有火乃焚大槐 如粟 似之吹枯枝烈火之炎寒草武王伐紂勢也 吹熒 紅古今注曰宣帝地節元年上郡沙中夜有火如粟出不熱 杜甫詩曰爐存火似紅 潛扇 劉禹錫觀火詩吹熒照水府 呵雷 劉承慶明堂災疏襲懼潛扇條忽成災 遊龍 李白詩陶公覆鑠呵赤雷 鴉銜 熊入 續文獻通考明 劉禹錫詩赤龍遊元都 萬曆中澧州安鄉縣烏鴉羣聚銜絮纍火有熊入城伺孟春曰宜慎火赤幾城內在處有災或問

之孟春曰曾記宋紹興己酉永嘉災前數日有熊至城下洲守高則謂其倅允緝曰熊於字能火鄰中宜慎火已而果然

足底生石中出

一野馬北來諸王哈扎草爲釜出火於石汲河水煮而啖之遂剝

不焚

杜陽編唐順宗時拘彌國貢雀一雌一雄純黑色大小似燕其聲清屬殆不類尋常禽鳥若置於烈火中火自散去帝嘉其異以水晶籠盛之宮人以蠟炬燒之終不能損毛羽

炖於風

浚於窓柳宗元湘源妃碑潛火洶孽炖於融風韓愈文火洶於窓而爲用且大能不違於道可燔而不禁反爲災矣

無弗與若

以利乎生物及其放而無弗與若始然孟子昏夜叩人之門户求水火之始然

廣壽殿燕子樓

五代史唐明宗本紀廣壽殿火有司理之請加丹雘帝戒我豈宜增以侈耶又曰順宗實錄燕子樓自焚死

聲至即滅

觀之彌盛

志詳前二

博物志曰臨邛有火井昔人以竹木投之取火諸葛丞相往觀視火轉盛

絳旂彤幢

霞車紅斾韓愈陸渾山火詩彤幢絳旂紫纛旛炎屬朱冠褘霞車紅斾曰載旛升旞

緼蓋紺帟

孝子不舉

尚書遺榮元史詳二通考金宣宗興定中

京師屢火遺禮部尚書楊雲翼榮之

用之彌明　宿之彌壯楊子曰火而明宿之而彌壯

火四

原火令周禮時則施火令注謂令焚萊之時

火禁又曰宮正春秋以木鐸修火禁因火星入

戒燀子產令行火

煇國語火無

更火漢馬融云災曰煇

奔火詳徹屋注

擅矢口知火鄭元別傳曰元年十七在家見大風起詣縣曰某時當有火災宜祭禳廣設禁備時火果起而不爲害述征記曰北征有張母墓舊說張母是王母

清火道

氏妻王家葬有年後開墓而香火猶然其家奉之稱清火道或以甕氿或以盆盂其方圓銳惰不同盛水各異其於滅火均也

山火 唐温庭筠燒山田微紅久如滅短焰復相連

山火 宋郤雍曰世有温泉而無寒火

傷 續文獻通考金譚處端號長春子寧海人六歲隋井遇火俱無所傷得道後書龜蛇二字帖吳六酒肆得兒火

遇火不然火爲疑軍 元史燕鐵木兒傳禿滿迭兒及諸王也先帖木兒軍陷通州燕鐵木兒急引軍還乘其初至擊之敵軍狼狽走渡潞河夾河而軍敵列植黍稭衣以氈衣然火爲疑兵夜遁

火五

原 詩 梁庾肩吾遠看放火詩曰風前細塵起月裏黑煙生發斂看喬木侵光識遠城

詩曰野火燒山上人歸火不歸斂隨紅日去煙逐暮雲飛

宋范成大燒盆行曰春前五日初更後排門然火如晴晝大家薪乾勝豆萁小家帶葉燒生柴青煙滿城天半白樓烏驚飛啼格磔兒孫圍坐雞犬忙鄰曲歡笑遥相望黄宫氣應纔兩月歲陰猶驕風栗烈將迎陽令作好春政要火盆生煖熱 楊廷秀雪曉舟中生火詩曰烏銀見火生綠霧便當水沈濃一炷却因斷續更氤氳散作霏微煖袍袴須臾霧霽吐紅光煙如雲表生扶桑陽春和日曛滿室蒼顏渥丹疑醉鄉忽然火冷霧亦滅只見紅爐堆白雪窗外雪深三尺強窗裏雪深一寸香 元宋无出火詩曰前船去速後舫忙暗裏尋綜認

火光何處笙歌歸棹晚高燒銀燭照紅妝

賦潘尼火賦曰覽天人之至周嘉火德之爲貴含太陽之靈暉體淳剛之正氣先聖仰觀通神悟靈窮物盡數研幾至精形生於未兆聲發於無象尋之不得其根聽之不聞其響來則莫見其跡去則不知其往似大道之未離而元氣之灝瀁故能博贍羣生資育萬類盛而不暴施而不費其變無方其用不匱鑽燧造火陶冶羣形協和五味革變羶腥酒醴烹飪於斯獲成爾乃狄牙典膳百品既陳和羹酋釋旨酒醽醁醇烹鼈炙鼈灼龜曜鱗若乃流金化石鑠鐵融銅造制戎器以戒不恭砥鍊

兵械整飾軍容四海康乂邊境無寇韜弓戢劒解甲釋冑銷鏑爲耒鑄戈爲耨戰士反於耕農戎馬放乎外廄及至焚野燎原陸一作挺煎一作糜騰光絶覽雲散霓披遂及衝風激揚炎光奔逸元煙四合雲蒸霧萃山陵爲之崩弛川澤爲之涌沸去若風驅疾如電逝紛綸紆轉倏忽橫厲蘧條長空野無孑遺無隰不灰無垌不斃震響達乎八冥流光燭乎四裔榛蕪既除九野謐清蕩枝瘁於凜秋候來春而改生其揚聲發怒則雷電之威也明照遠鑒則日月之暉也甄陶品物則造化之制也濟育羣生則天地之惠也是

以上聖人擬火以制禮鄭僑據猛以立政功用闡乎古今勳績著乎百姓　戴逵流火賦曰火憑薪以傳燄人資氣以享年苟薪氣之有竭何年燄之恆延　唐王起鑽燧改火賦曰爾其始也命工徒案林麓選槐檀之樹榆柳之木斬而取也期克順於陰陽鑽而改之序不愆於寒燠爾其鑽也勢若旋風聲如驟雨星彩晨出螢光夜聚青煙生而陽氣作丹燄發而炎精吐影旁射而曜威氣上騰而作苦冠五行以斯用審四時而是取司方守赤以備乎南北東西利物濟人用配乎金木水土其猛也物則望而畏矣其炎也人則寒而附之及乎日月其逝春秋相推取捨有常必假於人力新舊迭用無乖於天時　又取榆火賦曰太簇中律勾芒整轡擇木之宜順天之利歷歷初種常散莢而如錢煌煌是求必鑽木而成燧落炎上之氣當發生之辰佐暄妍於獻歲助煦嫗於陽春比皇明之燭幽既自遍而及遠叶時令而委照是捨舊而謀新　崔湜野燎賦曰旭日照爛晴風蕭索憑燥鼓威倏忽而作光艷艷而傍薰氣曈曈而上薄翻紫燄於半天迸紅星而四落驫爾電烈雄然雷奔泉汩颼颼沙騰霧昏其始也杳然若六氣含象開混元其少進也赫焉若十日揚光登天門經雪窟而敢靄

突氷凌而沸液烈士賈勇懦夫增氣開耳目之涸濁蕩胸襟之滯欬　謝觀清明日恩賜百官新火賦曰木鐸罷巡乃灼燧於榆柳桐花始發賜新火於公卿初斂猶短新煙未密我后乃降睿旨茲錫有秩中人俯僂以聳聽蠟炬分行而對出炎炎就列布皇明於此時赫赫遥臨遍恩光於是日觀夫雷落天關紅排內垣乍歷闈璅初辭滓恩振香爐以朱噴和曉日而緩翻出禁署而螢分九陌入人寰而星落千門煖逐寒命風隨驛騎感就地以照臨示廣德之遐被燿燿當門煙助松篁之茂焚滿目斂如桃李之春

烽燧一

增 說文曰燧表候也邊有警則舉火　漢書注文穎曰邊方備寇立高土櫓櫓上設桔槔桔槔頭兜零薪草置其中常低之有寇即火然舉之以相告曰烽多積薪寇至即然之曰燧顏師古曰晝則燔燧夜則舉烽　隋本紀曰隋法賊少舉二烽多舉三烽大逼舉四烽　元史伯顏克宋拜表曰藩屏一空於江表烽煙直接於錢唐

原 甘氏天文占曰權舉烽表遠近沈浮權四星在軒轅尾西邊地警備烽候相望虜至則舉烽火十丈如今井桔槔火錘其頭若警備急然火其頭放之權重本低

則末仰見烽火　元女戰經曰諸見舉烽火煙光傳言虜且欲起欲知審來否以言者時所加之得陽者不來得陰者爲來法　墨子曰烽火已舉言寇所從來多少蔡邕徙朔方上書曰既到徙所乘塞守烽職在望候憂怖焦灼無心復能操筆成章致章闕庭　庾闡揚都賦注曰燧火以炬置孤山頭皆緣江相望　唐六典曰凡烽候所致大率相去二三里其放烽有一炬二炬三炬四炬者隨賊多少爲差開元二十五年勑以邊隅無事內地置烽量停近畿烽二百六十所又鎮戍每日初夜放煙一炬謂之平安火　酉陽雜俎曰邊亭堠烽用狼矢以其煙直上風吹不斜也　續文獻通考宋許應龍奏曰邇者烽燧告警敵情叵測

烽燧二

史記曰褒姒不好笑幽王欲其笑爲烽燧火鼓似有寇至舉燧火諸侯悉至至而無寇褒姒乃大笑　漢書曰軍臣單于立四歲匈奴復絕和親大入上郡雲中烽火通於甘泉　東觀漢記曰廉范爲雲中太守始到烽火日通故事虜出度五千人乃移書旁郡求助吏白今虜兵度出五千請移警檄范不聽遂選精兵自將出至近縣令老弱城守而追之　又曰馬成善治障塞自西

河至渭橋河上至安邑太原至井陘中山至鄴皆築堡
壁起烽燧十里一候　又曰郭伋爲并州伋知盧芳夙
賊難卒以力制常嚴烽候明購賞　述征記曰戲水注
渭東有周幽王墨昔幽王亟舉烽以悅褒如犬戎遂伐
周諸侯玩而弗至戰敗死於斯地　增王世充營於黑
石圍李密於月城窟密直馳黑石連舉六烽乃解圍
續綱目宋韓世忠圍金淮揚金約受圍一日則舉一烽
至六烽具舉兀术與劉猊皆引兵至世忠遂引去

烽燧三

詩唐杜甫夕烽曰夕烽來不近每日報平安寨上傳

光小雲邊落點殘照秦通警急過隴自艱難聞道蓬萊
殿千門立馬看

畫晉蔡謨與弟書曰軍中耳目當用鼓烽烽可遥見
鼓可遥聞形聲相傳須臾百里非人所及想得先知耳
近別敕麥者皆當解之而王荀諸人癡頑之甚乃至於
是常令人怪之然烽鼓之法當豫敕諸軍見烽聞鼓便
嚴而此間恆舉烽之後須文書上言乃符遊軍須被符
乃當嚴昔年石頭夜半舉烽至明日食時臺中乃知弟
在石頭時隅中舉烽至下晡遊軍故未嚴此即是荀晞
等覆車之軌也

煙一

原 說文曰煙火氣也焰焰然也 周禮蜮氏掌去鼃黿

焚牡蘞以灰灑之則死以其煙被之則凡水蟲無聲

唐 元史祭祀志十一曰香鼎大祭有三始煙爲歆神始

宗廟則焫蕭祼鬯所謂臭陽達於牆屋者 又曰一曰

禮神玉大宗伯以禋祀祀昊天上帝注禋之言煙也周

人尚臭煙氣之臭聞者積柴實牲體焉或有玉帛 又

曰三曰升禋禋之言煙也升煙所以報陽也 韓非子

曰百尺之室以突隙之煙焚

原 春秋繁露曰人之言

醞去煙此奇怪也非人所意也禍福利害無有奇怪乎

淮南子曰冬至甲子受制木用事火煙青七十二日

戊子受制土用事火煙黃七十二日庚子受制金用事

火煙白七十二日丙子受制火用事火煙赤七十二日

壬子受制水用事火煙黑七十二日 又曰哭之發於

口涕之出於目此憤於中而形於外也譬水之下流煙

之上尋火從南反夫又孰推之 又曰以束薪爲鬼以

火煙爲氣惑也

唐 抱朴子曰伯喈識絕音於煙燼之餘 唐靈辟子曰煙灰同出飛沈自分 鍾會檄蒋論

曰焚林成煙其似如雲

原 拾遺記曰員嶠山西有星

池出爛石常浮於水色紅質虛似肺燒之香聞數百里

煙氣升天則成香雲雲編則成香雨

曰火含煙而煙妨火柱懷蠹而蠹殘桂然火勝則煙滅蠹壯則桂折　唐柳宗元文曰夜藝膏炬晝凌風煙

續文獻通考曰金受尊號嚴上下鳴鞭戛敔樂止儀使副等添香爐煙升

宛署雜記曰燕城煙火有花草人物等形統名煙火勳戚家集百巧爲一架分四門次第傳藝通宵以爲樂

煙二

列仙傳曰甯封子黃帝時人爲陶正有神人過之爲其掌火能令火出五色煙教其積薪自燒而隨煙上下

顏延之連珠

猶有骨時人葬之　拾遺記曰晉文公焚林以求介子推有白鵰繞煙而噪或集介子推之側火不能焚晉人嘉之爲立臺號曰思煙　列子曰趙襄子狩於山中籍芻燔林燧赫百里有人從石壁中出隨煙燼上下衆謂之鬼物察之則人焉　謝承後漢書曰吳郡徐相爲長沙太守常食乾飯不發煙爨　晉書曰苻堅之將亂也關中土然無火而煙氣大起方數十里月餘不滅後爲慕容沖所滅　後魏書曰慕容超之將亡也南郊柴燎燄起而煙不出靈臺令張光告人曰火盛煙滅國其亡乎　許邁別傳曰邁少名映有道術高平閻慶就映受

業慶方去映爲燒香皆五色煙出映亦自去莫知所在

增 廣古今五行記曰前京御史宋詡房辟中煙出掘而視之別柱燃燃詡謂弟澄曰柱之爲字主在木右宋字合木木燃宋破而主存此災之大者也宜思防之

唐哥舒翰傳負薪塞路順風火其車煙焱熾突騰煙如夜

元史王閏東平須成人父嘗卧疾夜然長明燈室中火延籬壁間煙燄閉寢户閨突入火中解衣蒙父抱而出

煙三

東 火含 水滅 上詳前一 漢書曰漢元帝時有童謠曰井水溢滅竈煙灌玉堂流金門

煙四

梟鴟 去聲上詳一下詳二 漲天 連雲 沈約宋書曰桓元使桓謙屯東陵口卞範之屯覆舟山西高祖躬先士卒以奔之東北風急因命縱火煙漲天謙等諸軍一時土崩劉向熏爐銘曰中有蘭麝朱火青煙蔚衛四塞上連青雲 潘尼火賦曰亢青煙合

增 咒竈 名雷 五色 四合 上詳前二

因叩之道師乃知竈則藥如煙起又曰雷宋儲泳祛疑說曰舊聞咒竈煙起合而爲香每燒則煙心知其爲術而不知其所以也後恍如雷神所至敬向有行雷法者以夜游艾納數藥之煙者藏藥於竈託名以咒然之曰向不知其爲藥術也

王勃序煙光凝而暮聚爐上人身鳥翼黃庭經肝神龍煙明嵐雜暮煙 五色 含明 馬長鳴歐詩

五侯家 六窗昏 傍起 暮雜 潘岳誄青煙視含明 五侯家元海瓊子曰人當動念之時則六窗煙昏七竅風號 韓翃詩日暮漢宮傳蠟燭輕煙散入

梁簡文帝煙詩曰浮空覆雜影含樹密花藤作如洛霞發頗類巫雲登映光飛百仞從風散九層欲持翡翠色時吐鯨魚燈　陳張正見浦狹村煙度詩曰茅蘭夾兩岸野燎燭中川村長合夜影水狹度浮煙收光暗鳥弋分火照漁船山人不炊桂樵華幸共然　唐李嶠詠煙詩曰瑞氣凌青閣空濛上翠微迴浮雙闕路遙拂九仙衣桑柘迎寒色松篁暗晚暉還當紫霄上時接彩鸞飛　王良士南至日隔仗望含元殿爐煙詩曰霜戟羅仙仗金爐引御煙霏微雙闕近容曳九門連拂曙祥光滿分晴瑞色鮮　崔立之南至日隔仗望含元殿爐煙詩曰飄飄縈內殿漠漠淡前軒聖日開如捧卿雲近欲渾輪囷洒宮闕蕭索散乾坤　裴次立南至日隔仗望含元殿爐煙詩曰芬馨流遠近散漫入貂蟬霜仗凝逾白朱闕映轉鮮始看浮闕在稍見逐風遷　僧處默遠煙詩曰靄靄前山上凝光滿薜蘿高風吹不起遠樹得偏多翠與晴雲合輕將淑氣和正堪流野目朱閣意如何　元趙孟頫贈放煙火者詩曰人間巧藝奪天工鍊藥然燈清晝同柳絮飛殘鋪地白桃花落盡滿街紅紛紛粲爛燈燈燦喧陬似火玫後夜再翻花上錦不愁零亂向東風　明袁凱新煙詩曰覆堤初冉冉

渡水尚遲遲一樹梨花色猶能似舊時